



卡雷什的 毁灭

作者：ADAM CHRISTOPHER



—— 1 ——

虚空之声

故事

ADAM CHRISTOPHER

插图

CYNTHIA SHEPPARD

编辑

CHLOE FRABONI

设计与美术指导

COREY PETERSCHMIDT, CHEUNG TAI

剧情顾问

SEAN COPELAND

创意顾问

RAPHAEL AHAD, NICHOLAS MCDOWELL,

CHRIS METZEN,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STEPHANIE YOON

制作

BRIANNE MESSINA, ANASTASIYA NALYVAIKO,

TAKAYUKI SHIMBO, VALERIE STONE



© 2025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 and Blizzard Entertainment

标志是暴雪娱乐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暴雪娱乐发布。

本故事为虚构作品。其中涉及的姓名、人物、地点和事件皆为作者或美术师想象或虚构的产物，如与真实人物（在世或过世）、企业、事件或地点存在雷同之处，皆纯属巧合。

暴雪娱乐不对作者、第三方网站或其内容享有任何控制权，也不为其承担任何责任。

这个地方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即使是她也必须承认这点。这是一种诞生自悲剧和恐怖的美感，不过现在，奥蕾莉亚·风行者暂且将这种杂念抛之脑后——她正立于泰洛古斯裂隙边缘的一处无名高峰上。紫罗兰色的虚空如漩涡般翻涌着，环流在这片失落世界的残骸周围。她凝视虚空，寻求着……自省。以及慰藉。

把我们的收获告诉卡德加，我晚会返回达拉然的。

曾经的话语萦绕在奥蕾莉亚的脑海中。那只是一种逃避，是对她自己责任的推卸。现在，艾泽拉斯的新威胁已经太过于庞大而不可名状——没错，先驱萨拉塔斯即将降临，而她的世界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险。

正如同她自己一样。通过虚空，她掌控了不可言说的力量，但有利必有弊——她接纳了黑暗，自己却也陷入其中。萨拉塔斯知道这点，并有可能将其用于某些不为人知的目的。

奥蕾莉亚再次感到她与黑暗的联系更像是一种诅咒，而非赐福。

然而，眼下连艾泽拉斯都已经到了毁灭的边缘。奥蕾莉亚知道她还有朋友和伙伴可以依靠，但他们真的有能力抵御先驱吗？这位大敌可是已经活了千万年之久，并且为无数的世界降下了灭绝的命运。除此之外，她还不确定自己目前的心态是否适合去面对他们。毕竟在不久前，她才刚对抗过自己的挚爱，图拉杨的幻影。萨拉塔斯当时把他召唤出来，准备——

准备干什么来着？杀了她吗？不，事情没那么简单。

那是为了让她动摇。也的确起到了效果。她被先驱的计划玩弄于股掌之间。奥蕾莉亚当时毫无准备，而她的内心深处始终蕴藏着对萨拉塔斯可能获胜的恐惧。

“我感受到了深陷困扰的心灵。”

奥蕾莉亚抬起头，不再沉浸于眼前无尽的虚空，而双界行者正缓缓朝她靠近。她长长地深吸一口气。

“双界行者，我需要答案。你说过，你认为萨拉塔斯想要为艾泽拉斯降下的命运，与迪门修斯对卡雷什做过的事如出一辙。我必须……我必须了解这里发生过的一切。你不能指望——”

双界行者停在原地，而她知道他会一直停在那里，耐心地等待奥蕾莉亚稳下心神、静下思绪。只是她不确定自己能否做到，至少现在是这样。

她低下头。她知道自己想说什么、自己必须说些什么，但是……算了吧，这种情况在他俩之间也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不是吗？她希望勇往直前，保护她的世界，但他不会给她任何帮助，除非她听懂了他想要传授给她的教训。这都是前车之鉴。然而，她还是免不了重蹈覆辙。图拉杨的幻影很好地彰显了智者之言对她的不可或缺。

“我感到害怕”，奥蕾莉亚说道，她终于正视了双界行者。“害怕萨拉塔斯。害怕过去。害怕卡雷什曾经的惨剧。害怕艾泽拉斯未来的灾祸。”她停顿了一下。“但最关键的，也是这么多年来首次，我开始害怕自己。害怕我体内的虚空之力。我还以为自己早已与它和谐共处。”

“害怕并不丢人”，双界行者说道。“虚空可怖。我并不否认这点。你已经学会了与体内的虚空共存，哪怕你永远都无法真正接纳它。就好像我也摆脱不了自己的本性。”

奥蕾莉亚紧闭上双眼。“也许洛萨克森说得对”，她喃喃道。“只要你让暗影进入内心，就终究会陷入疯狂。”

双界行者笑了，这让奥蕾莉亚感到意外。她睁开眼，看到他那虚渺的灵体向后飘出一步的距离，金紫色的肩甲愉快地耸动着。

“是我的痛苦让你发笑吗？”

“奥蕾莉亚”，他侧着那裹满绷带的脸，看不出具体神情，“让我发笑的是，你居然记住了他许久之前的话，却记不住我说的。”

“那你就再说一遍吧。现在就和我说。我乐意倾听你的建言。”她的肩膀也不由

得一松。“我知道自己必须再次平衡好体内的力量，但我也必须了解潜藏在前方的灾厄，才能避免它发生。”

两人在山顶对视了一会儿，双界行者才转过身。“来吧”，他一边说着一边下了山坡。

奥蕾莉亚并没有动。“去哪儿？”

双界行者并没有停。“我们有个任务要完成。”

“什么任务？我们还有这个时间吗？”

听到这句，双界行者才停下来转向她。“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我觉得这项任务对你有着莫大的好处。”

“啰啰嗦嗦的尽是废话。”

双界行者点头承认。“在泰洛古斯裂隙这里，有一个游荡着的虚空亡魂。它很危险，必须被消灭掉，但它躲藏了起来。这次搜捕将有助于你的恢复，或许对我来说也是如此。你或许会对自己的本性有更深入的认识。你甚至有可能修复业已破碎的自信。”

奥蕾莉亚皱了皱眉头。“你说得太好了。具体来说，狩猎一个虚空生物怎么能帮我振作精神呢？”

“因为在我们追踪猎物的时候，我会向你讲述一个故事”，双界行者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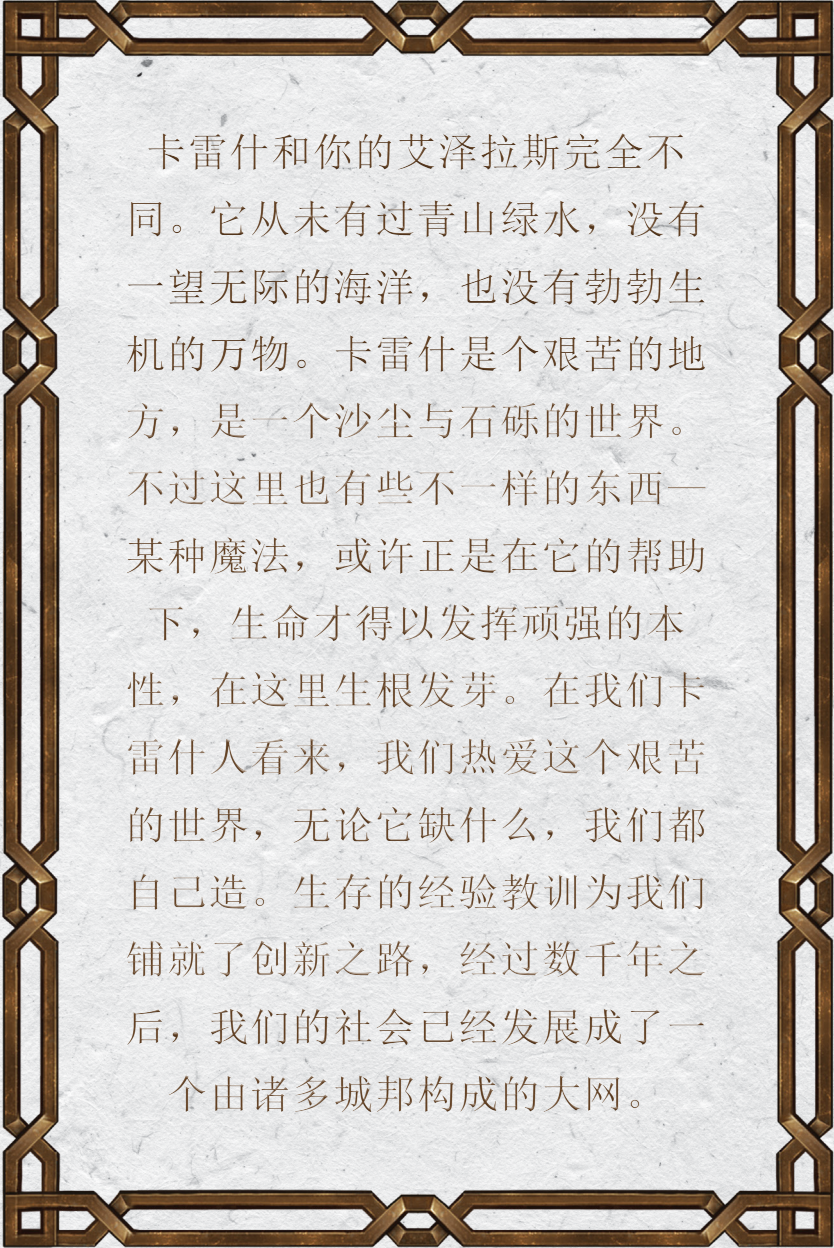
这激起了奥蕾莉亚的好奇心，于是她迈步跟上他。双界行者则放慢速度，与她并行。

“这是一个有关平衡的故事”，他说道，“有关于我的世界，卡雷什，以及它遭到的毁灭……”



卡雷什和你的艾泽拉斯完全不同。它从未有过青山绿水，没有一望无际的海洋，也没有勃勃生机的万物。卡雷什是个艰苦的地方，是一个沙尘与石砾的世界。不过这里也有些不一样的东西——某种魔法，或许正是在它的帮助下，生命才得以发挥顽强的本性，在这里生根发芽。在我们卡雷什人看来，我们热爱这个艰苦的世界，无论它缺什么，我们都自己造。生存的经验教训为我们铺就了创新之路，经过数千年之后，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由诸多城邦构成的大网。

我的家乡名为马努萨。我曾是一个科技巫师，这算是一种贵族阶层，我的一生



卡雷什和你的艾泽拉斯完全不同。它从未有过青山绿水，没有一望无际的海洋，也没有勃勃生机的万物。卡雷什是个艰苦的地方，是一个沙尘与石砾的世界。不过这里也有些不一样的东西——某种魔法，或许正是在它的帮助下，生命才得以发挥顽强的本性，在这里生根发芽。在我们卡雷什人看来，我们热爱这个艰苦的世界，无论它缺什么，我们都自己造。生存的经验教训为我们铺就了创新之路，经过数千年之后，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由诸多城邦构成的大网。

都奉献给了对能量收集和传输的研究。我们的社会建立在誓言的基础上，从底层的流浪者到顶层的神谕者——领导着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几位屈指可数的强者——都要守誓。誓言并非空口虚言，它是我们与自己的工作以及与他人之间的纽带，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破弃誓言就等于自绝生路，下场只能是孤独地死在漫天黄沙中。

每个城邦都有其统治者——凭借我的身份，我在一众同僚中脱颖而出，深受马努萨的统治者凯威扎伯爵的青睐——不过，神谕者议会才是掌管各方面权力的机构。议会由桀骜之灵的大祭司萨哈达尔领导，当光耀幻象首次席卷卡雷什之际，我也是寻求了他的智慧。当那可怖的诅咒降临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众多卡雷什人的身边时，我克服了恐惧并致力于对它的研究。我将自己的实验室、观察站以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这项研究上。我收集到了数据，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问题并不简单，但我找到了神谕者们。如同引导整个卡雷什一样，他们引导了我。我知道，他们的建议无比珍贵。

我真是大错特错。神谕者们的集会是一项耗费心力的工作，持续时间长，政治流程复杂。随着时间流逝，我的自信也开始消失，而当萨哈达尔最后一次要求议会成员们肃静时，不用他开口，我都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然而，我必须得亲耳听到它。

萨哈达尔站起身，示意与会者们安静。在他的周围，神谕者议会陷入了沉默，并迫切地等待着他最终的裁决。

我能看出，整个议会都站在了我的对立面。我所有的努力，我用面镜、本质提灯和其它许多设备收集，并且精心整理、汇编和注释过的数据。数月的埋头苦干，到头来只是一场空。

我望着每一位代表的眼神，感觉希望正离我而去——我看到了萨哈达尔，以及旁边的撰魂师，他最亲密的朋友。然后还有工造之灵派系的伊翠丝以及她的跟班们，真是五花八门的一群人。其他人我就只听过名字——那些试炼之灵派系的家伙是我最不熟悉的，他们也对我的工作最不感兴趣——但在剩下的人里，我还有一位真正的朋友可以依靠——凯威扎，议会正是坐落在她的城市里。至于塔扎维什的统治者，拜拉尔，我仍然不太确定他的态度，不过我知道凯威扎对他颇有影响力。这两人坐在一起，还没有发过言。

萨哈达尔至少同意了凯威扎的要求，在她的城市里举行了这场会议，而不是坚持让我按惯例前往塔扎维什的集会所。的确，他以罕见的急切回应了我的紧急传

唤，并在荒野的统治者撰魂师的帮助下，带着他的随从穿越了废土。其他的神谕者们也以同样的热情聚集于此——他们现在正居高临下地瞪着我，看起来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我的垮台。

会议厅内的寂静仿佛活了过来，拖着厚重的身躯蠢蠢欲动。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局面了。

“原谅我。”

此言一出，集会所内顿时响起窸窸窣窣的耳语声。凯威扎抬起头来，脸上写满了困惑。显然，我说错话了。

“我们有机会再讨论原谅的事情”，萨哈达尔说道。“首先，我们必须讨论衰没。”

神谕者们彼此点头示意，为自己的智慧而洋洋自得。

“衰没？”随着极端的指控被如此轻描淡写地抛出，任何理智而平等的讨论都变得毫无可能。我能感到自己握紧的拳头蹭到了轻飘飘的衣摆，愤怒和失望涌遍了我的全身。“世界之魂展现的幻象是真实的。我听到它了，我的数据也证明它了！”我无意间指向了集市公会大厅高处紧闭的窗户，这里被临时选做了议会的会议厅。“整个马努萨都听到了！”我向与会者们张开双臂。“你听到了，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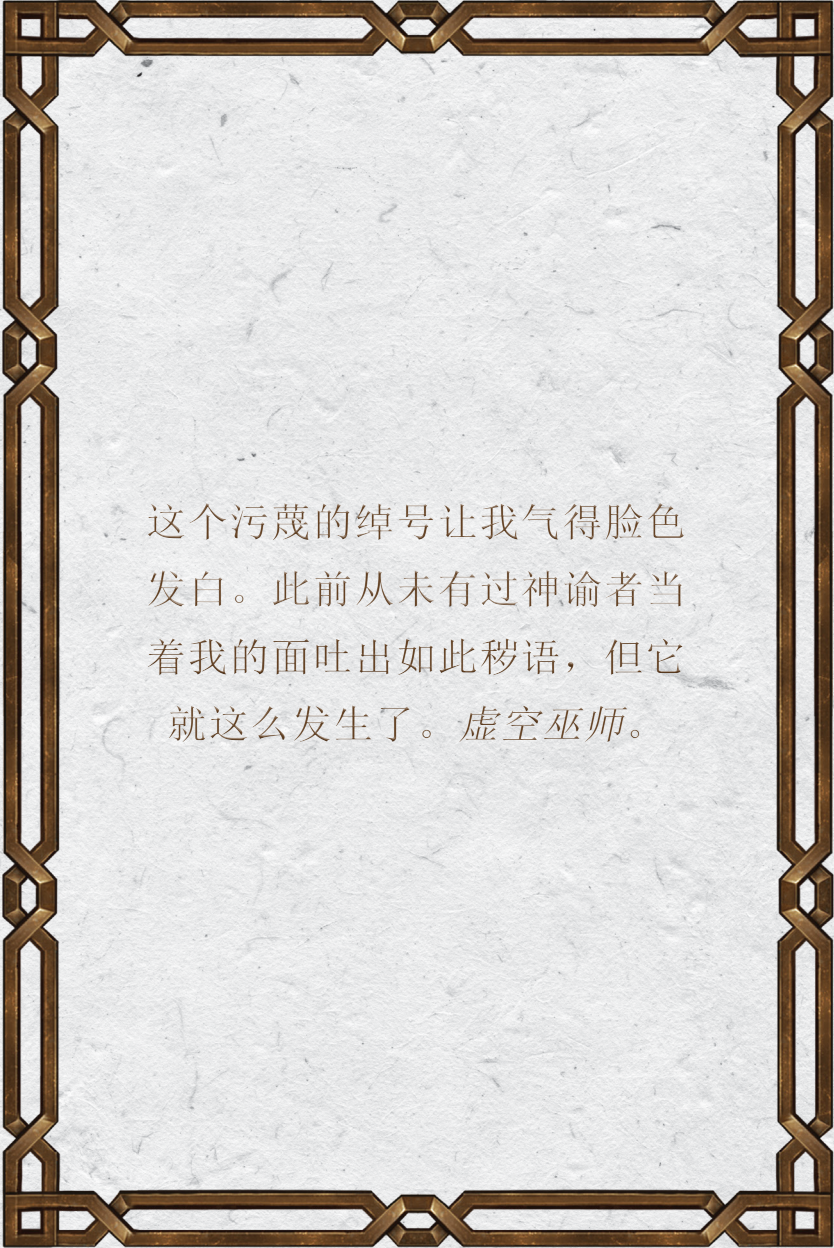
“但我什么都没听到”，是伊翠丝的声音。她的同伙们都面露笑容。他们无需讨论便有了默契。萨哈达尔点头表示赞同，撰魂师和拜拉尔也是如此。我转头望向凯威扎，但她避开了我的目光。

“事已至此”，萨哈达尔说道，“我们已经无法再无视你的所作所为。这么说吧，多年来，神谕者一直都在……纵容你对虚空的兴趣。起初这只是一项余兴，一种消遣。这我都能理解。但现在，消遣已经变成了纷扰。”

“你发过誓”，拜拉尔开口道，那自信满满的样子超乎往常。“我们全都发过誓，要互相告知每人的位置的目的。”他伸出手指戳向我。“你向科技巫师们发过誓，要研究能量的传输和变换，让我们掌握其原理，并用于对卡雷什有益的事业。但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看到你汇报对雷什丝带的合理用途。你在这项神圣职责上出了纰漏，虚空巫师。”

这个污蔑的绰号让我气得脸色发白。此前从未有过神谕者当着我的面吐出如此秽语，但它就这么发生了。虚空巫师。我听到过更糟糕的称呼，但这一个却让我荣誉尽失，而拜拉尔很清楚这点。

不过，将我的成果呈现给神谕者的做法是正确的，我很清楚这点。光耀幻象是



这个污蔑的绰号让我气得脸色
发白。此前从未有过神谕者当
着我的面吐出如此秽语，但它
就这么发生了。虚空巫师。

卡雷什世界之魂的哀号，我已经确认了这件事，并将幻象的源头追溯到了我们世界的地心深处。我将虚像化为了实证，而正是我对虚空奥秘的解读成果才让我得以弄清真相。

我已经声明了一次又一次，在我履行能量研究之誓言的过程中，我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一环。有一才有二，要想弄清能量，就要了解它所有的形态，包括虚空。神谕者们此前也认同这一点。……直到我在一项重大发现上栽了跟头。那是一项在卡雷什传承了数个世纪之久的文化遗产——雷什丝带，它蕴含着满溢的奥术能量。它在促进能量变换方面有着巨大潜力，但过强的能量会让人感到头晕目眩，于是我就想要弄清它的奥秘。

随着我探索雷什丝带的隐藏潜力，我在议会中的地位也步步高升，虽然这只持续了短暂的时光。只要我对虚空的研究没有过分地走向歧路或者违背我的誓言，他们就都无动于衷。

我本该明白，光耀幻象会改变这种局面。对世界之魂的探索已经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而议会对这种僭越之举反应迅速。

“你正站在十字路口”，萨哈达尔说道。“如果你继续研究虚空，你的本职就会受到拖累，你的誓言也会被违背。”

“我们无法容忍这种做法。”

凯威扎终于出声了，我惊讶地看向她。她回望向我，似乎鼓起了勇气来支持她的朋友，而不是神谕者议会。

“这是对你的最终警告”，大祭司说道。“世界之魂不在你的工作范围内。光耀幻象，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会被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你就把你的注意力转回自己的专业领域，停止所有对虚空的研究。遵从这一命令，否则我们下次来时可不会再留情面。我保证。”



一晃之间，裁决命运的议会审议已经过去了几个时辰。我一生都热爱马努萨，但现在我却对它熟视无睹，只是神志恍惚地在大街小巷间漫无目的地穿行。在萨哈达尔的最后通牒后，我莫名地放空了意识。当秘法舞者的乐声随着夜晚清新的空气传来，我才意识到时间有多晚了。我精疲力尽地来到了集市广场，观看了巡演团的表演。他们是撰魂师的商队成员，从废土而来。

我不是第一次看到他们了，他们踏在彩色地砖上，溅得沙尘飞扬，裙子飞转得像陀螺一样。他们的传统舞蹈的确是马努萨一道常见的景观，在流浪部族经常迁徙的道路上，这座城市是一处历史悠久的歇脚地。随着流浪者而来的还有秘法舞者，他们的舞姿引发了人群的喝彩，而他们的族人们则笑纳着观众们的打赏。

这些年来，我已经打赏了大笔钱财。他们自由的舞步总是能让我逃离工作的劳累，享受片刻的欢快，但在我遇到珂瑞松之后，他们的表演就不再只是娱乐，而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朝圣。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正接替缺勤的兄弟，在观众间来回收集着打赏。突然之间，我们就……对上眼了。无缘无故，我想我们从未认识过彼此。但某些谜团无需被解明。

既然珂瑞松来了马努萨，我就一如既往地夜晚的舞蹈表演后留了下来。夜市的热闹已经逐渐消退，我等在集市后面的拱门下，这里灯光照不到，路人也不常经过。当她找到我时，她一眼就看出事情不妙。我匆匆地带她拐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扫了一眼周围以确保没有人看到我们。对于我，一个科技巫师和荣耀城邦的贵族来说，要是被人看到与流浪者亲密交往，就会给我们两个人都惹上麻烦。如果我还保有议会中的地位，我或许能提出请愿，我们的出身差距也会被忽略，但既然我已经触怒了他们，就只能希望她不要也遭罪了。

在我们表达了对彼此的爱意后，我倾诉了自己的烦恼，我们一直长谈到深夜，谈论我的工作、光耀幻象以及议会。

“和我一起去看扎维什吧”，珂瑞松主张道。

她的提议让我很意外。我往后靠向巷子的边墙，她则把头靠在我的胸膛上，手指轻柔地抚摸着我的面庞。我叹了口气，牵起她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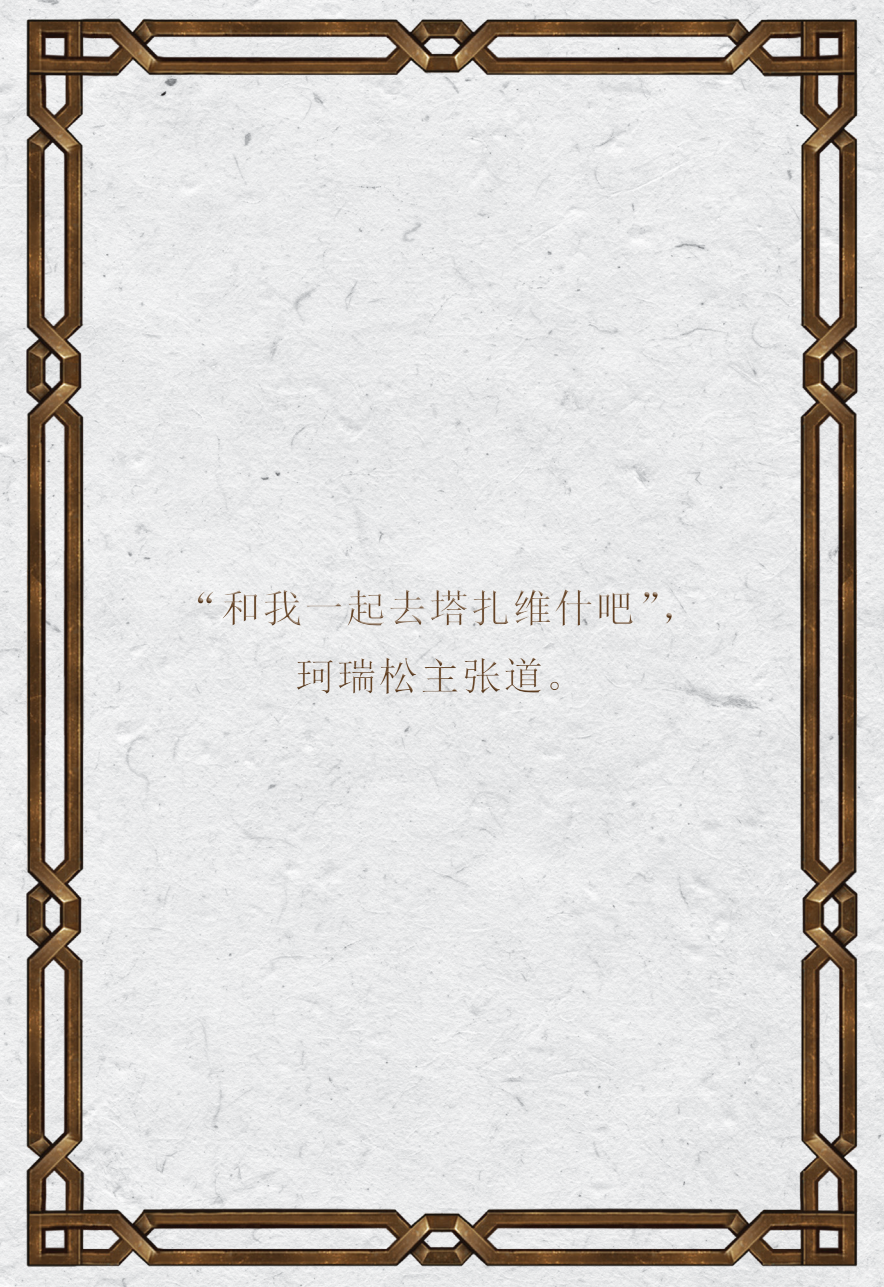
“我不会逃跑的”，我说道。

“我没有让你逃跑”，她回应道。“神谕者们明天启程离开，而撰魂师会和萨哈达尔一起去塔扎维什。”

我笑了起来。“你是建议我追随那些宣判了这个世界死刑的家伙？”

珂瑞松把自己推离我，表情十分严肃。“我的意思是，我的爱人，你需要休息。远离你的工作一段时间。这对你有好处。你几周前不是说实验室缺零件吗，趁此机会，你正好可以去逛逛那里的集市，淘一番宝。”珂瑞松露齿一笑，把披风套在头上，然后往胸口一拉，扮成一个老妇人的样子。“我们可以乔装打扮，然后一起逛街！没人会看到的，没人会发现的！”

她笑着倚向我，与我拥吻，然后又和我温存了一会，直到她不得不离开。我陪



“和我一起去塔扎维什吧”，
珂瑞松主张道。

着她游荡于昏暗的城市中，两个人玩起了影戏，强忍的笑声回荡在打烊了的大小商铺之间。到了她的住所，我们最后一次吻别，在她走后，空气中也仍然余有一丝沙漠的气息。

我正要回家，但只走了几步就发觉自己被跟踪了，而到了这一步，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黑布袋从我的脑袋上被拽下，但我想着的只有珂瑞松。除了我对她的爱，虚空、光耀幻象、我神圣的誓言、神谕者的最终警告都对我再无意义。我们大意了。还自以为天衣无缝。我诅咒自己的自以为是，我们明明已经在防范这点了。但还是有太多的眼睛盯着我们。现在，到了付出代价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明亮的房间里，我眨着眼想要适应环境。我像是被拖到了某个仓库里，这里叠放着木箱、麻袋还有各种集市所需的货物。在这时间点，这里一片死寂，正好能防止我求饶的哀号被人听到。

我还没准备好去送命，就在我想着如何乞求苟活的时候，一个人影浮现在我眼前，并用力扣住了我的胳膊。我又眨了下眼，这次则是因为太过震惊。

“凯威扎！”

我以为她这个朋友抛弃了我，而她的笑容灿烂得像初升的太阳。她抓着我的胳膊，但我没去听她说了什么，也没听见血液在我体内怒号。我寻找着这场绑架的幕后黑手，此时她正好摘下了兜帽，在提灯的光线下露出了如宝石般闪耀的双瞳。我不认得这张脸，但她又尊敬地低下头，我这才意识到身后还站着人。

大祭司萨哈达尔伸出了手。我呆呆地望着它，又望向他，以及围在旁边的情绪激动的一群人。除了萨哈达尔和凯威扎，我认出了另外五个神谕者，包括拜拉尔等人，他们不来自议会，而是来自我自己的城市。我看到了科技巫师阿拉什、米德切斯和达米托，而在他们旁边的一群人里，我认得两人是马努萨集市行会的商人代表，另外两人则不认识。包括大祭司在内，齐聚此处的这群人都身披简朴的棕色旅行披风，并用宽大的兜帽进行了充分的伪装。

“我看，你和娜莉算是认识了”，大祭司发话了。他看起来有些尴尬，而绑架我的犯人闻此又低下了头。“我本希望你们的见面能在更正常的情况下发生，但她是我最厉害的密探之一。你会明白，她是一位可靠的盟友。”

“希望你也能明白，我们都是可靠的盟友”，拜拉尔说道。我斜着眼看向他，回想起仅仅几个时辰前，他才用冰冷的怒意针对过我。

在他旁边，凯威扎也点头示意，似乎是从我的表情中读出了疑惑。“听缠命会解释”，她说道，“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我不由自主地晃了晃脑袋。“缠命会？”我望向大祭司。“这是梦吗？拜托了，告诉我这都是怎么回事。”

“在解释之前，我必须把守密的重要性刻进你的心里”，萨哈达尔说道。“我们今晚的见面不能被任何人得知。”他指了指旁边的一群人。“我们就是缠命会。一群……或许是卡雷什最聪明的智者的集合。最聪明，也最受信任。”

他停顿了一下，而我则环视房间四周。这时我才注意到，现场似乎没有撰魂师的身影。

“此处聚集的专家与能人别无可寻”，大祭司继续道，“而我建立这一伙伴们的联盟，只为一个特殊的原因。”

“是什么……？”

“我们相信你”，拜拉尔简洁地概括道。

一瞬间，我觉得无论娜莉有没有用黑布袋套住我的脑袋，我都被惊得魂魄出窍了。这场超乎想象的诡异会面或许只是我恍惚间的臆想，而神谕者的密探实际上已经绑走了我，并打算最终把尸体沉入穿城运河里。

“光耀幻象”，凯威扎出声道。“世界之魂的哭泣。那是真的。我们相信你。”

“我们相信你”，萨哈达尔接着道，“因为我们自己也听到了。我们都听到了。目前，幻象尚且微弱而悄声，像是远方的清风携来的悠扬旋律。目前，它只不过是残缺的往昔记忆留下的奇妙梦呓。”

“但是”，拜拉尔说道，“它在逐渐变强。关于它的谈论和流言也与日俱增。如果我们不控制局势，就有让恐慌蔓延的风险。”

“这就是我们瞒着你的原因”，大祭司解释道。“也正因如此，我现在才要请求你的原谅。”他正视着我的眼睛。“议会的审议只是个幌子，但却有其必要性。我对此非常抱歉。”

我深吸了一口气，试图理解其中的是非曲直，这对此前的我来说简直难以想象。

然后，我感觉到了些别的东西。某种……内心的轻松感，让我如释重负。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希望。

“你且跪下。”

我注视着萨哈达尔，大祭司正指向他面前的地面。在房间四周，这个秘密团体的成员们也都俯身低头。

我懂了——这是一种立誓仪式。我再次怀疑这是一场梦，但当大祭司再次示意我跪下时，虽然思绪万千，我还是遵从了。

“我们将为你谨守秘密，朋友”，萨哈达尔开口道。“你的学识超凡，你的智慧卓绝。你是否愿意立下新的誓言，加入我们的行列？”

接受新的誓言是一项难得的荣誉，它表明我毕生的努力不只是一项出色的成果，更达到了一种鲜有同侪的精深境界。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但我的表情已经透露出了某种东西，萨哈达尔随之也笑着开始了仪式。

“朋友，在大祭司面前，你是否自愿就此发誓，将毕生的工作成果，都献给卡雷什所号召的事业？”

我的声音并不高昂，但我以应有的姿态做出了回应。“我发誓。”

“你是否发誓，遵循誓言的道途，投身于它所指引的方向，直至你完成毕生的事业？”

“我发誓。”

“你是否发誓，远离尘世的诱惑，将自己的身与灵都投入到毕生的事业中，寻求它的解读、弄清它的意义、敬畏它的奥秘，直至将其全部解明？”

“我发誓。”

“誓言即为道途。纵使有艰难险阻，也要砥砺前行，不入歧途。誓言即为真理。纵使有阴谋诡计，也要洞若观火，坚守本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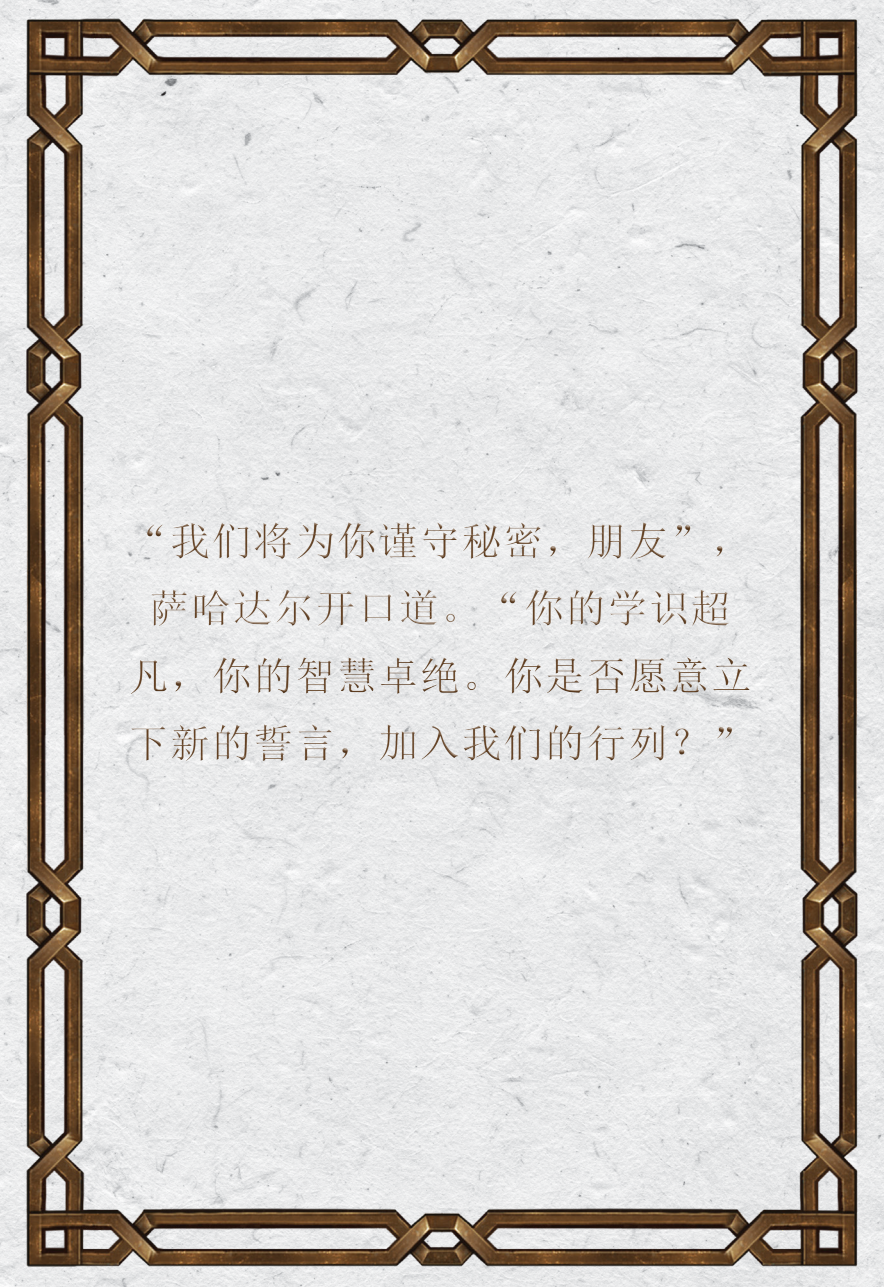
至此，我在大祭司面前起身，周围的缠命会成员也一同起立。

“吾赐汝名双界行者”，萨哈达尔庄严宣布，“汝之真理，即为吾之真理。”然后，他笑了。

“欢迎加入缠命会。”

当旭日从仓库的墙外升起，缕缕阳光透过木板的缝隙照到了这场秘密集会的众人身上，缠命会全体鼓掌，欢迎我的加入。但在萨哈达尔热情地挽住我的胳膊时，我听见了两个声音。

第一个是我脑海中的声音。我经常听到虚空的低语，在必要时我可以压制住它们，将其置之不理，但这次的声音大过往常。恐惧再次扣住了我的心弦，但在这



“我们将为你谨守秘密，朋友”，
萨哈达尔开口道。“你的学识超
凡，你的智慧卓绝。你是否愿意立
下新的誓言，加入我们的行列？”

命运的潮涌中，我控制住了自己，并摆脱了多余的情绪，只是听着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所传递的信息。

小心，双界行者。小心。

但随后，我听到了别的东西，并且我的朋友们也听到了。因为这道声音非常与众不同。缠命会的众人无一不紧张了起来，寻找着它的来源，那是由哭嚎、尖叫等众多声音构成的惊悚合唱。在片刻之间，似乎马努萨的所有人都随着升阳而醒来，却只发现莫名的恐惧在等待着他们。

我们冲到了屋外，然后在头顶天穹泻下的晨曦中震惊得倒吸冷气。我们世界的两个太阳似乎在变得黯淡，它们温暖的光芒变得愈发昏沉。天空暗了下来，似乎夜晚在不可能的时间以不可能的速度降临了。起初，暗幕呈深紫色，然后它又亮了起来。

紫罗兰，那正是虚空的颜色。

小心，双界行者。

诸界吞噬者将至。

关于作者

Adam Christopher 是《纽约时报》畅销书的作者，作品包括 Star Wars: Master of Evil、Star Wars: Shadow of the Sith 和 Stranger Things: Darkness on the Edge of Town。他同时撰写了热门HBO电视剧《福尔摩斯：基本演绎法》和获奖游戏系列《羞辱》的官方小说。作为阿奇漫画旗下超级英雄“神盾”的21世纪形象的联合创作者，Adam 曾为 Image Comics 的 Greg Rucka 和 Michael Larkv 的 Lazarus 系列主笔，也参与过 Big Finish 和 BBC Audio 的《神秘博士》宇宙。作为国际畅销的 Star Wars: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周年选集系列的作者之一，Adam 也曾为IDW的全年龄漫画 Star Wars Adventures 撰文。Adam 的原创小说包括了 Made to Kill 和 The Burning Dark，以及其他众多作品。他的处女作 Empire State 曾被 SciFiNow 和金融时报评为年度最佳作品。

WORLD
WARCRAFT
THE WAR WITHIN™

卡雷什的毁灭

作者：ADAM CHRISTOPHER

— 2 —

吞噬之战

故事

ADAM CHRISTOPHER

插图

CYNTHIA SHEPPARD

编辑

CHLOE FRABONI

设计与美术指导

COREY PETERSCHMIDT, CHEUNG TAI

剧情顾问

SEAN COPELAND

创意顾问

RAPHAEL AHAD, NICHOLAS MCDOWELL,

CHRIS METZEN,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STEPHANIE YOON

制作

BRIANNE MESSINA, ANASTASIYA NALYVAIKO,

TAKAYUKI SHIMBO, VALERIE STONE



© 2025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 and Blizzard Entertainment

标志是暴雪娱乐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暴雪娱乐发布。

本故事为虚构作品。其中涉及的姓名、人物、地点和事件皆为作者或美术师想象或虚构的产物，如与真实人物（在世或过世）、企业、事件或地点存在雷同之处，皆纯属巧合。

暴雪娱乐不对作者、第三方网站或其内容享有任何控制权，也不为其承担任何责任。

泰洛古斯裂隙上空的虚空涌动着，双界行者正带领奥蕾莉亚·风行者进行着追猎。她深感旅程的疲惫，已经忘记他们走了多远了。他们的追猎过程远谈不上轻松。

泰洛古斯裂隙充斥着虚空生物，它们都是被先驱的力量拖入了此处。两人设法避开了许多生物，但在面对那些挡路者时还是别无选择。的确，它们都被轻松解决掉了——至少目前是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奥蕾莉亚的心思并不怎么在战斗上，而更多地关注双界行者为她描绘的卡雷什图景。

他们追寻着一道痕迹，它无法被肉眼看见，却能被其它感官识别。起初，奥蕾莉亚只是跟随和聆听，但随着他们靠近猎物，她开始感觉到，虚空似乎正在目标的周围扭曲。像是一块巨石被投进了大河，虚空的能量在它周围破开，激起一阵不稳定的紊流。

随着这种感觉变得愈发强烈，两人停了下来，藏在一块岩石后面——它就像从裂隙的荒原上破土而出的一道利刃。岩石的刃锋处萦绕着明亮的紫罗兰光芒，这表明虚空亡魂的本体就在两人前方。

“记住”，双界行者说道，“这个生物比我们之前遇到的要危险得多。它的心脏归我，但只有我们携手才能战胜它。别低估它的强大。”

奥蕾莉亚把弓握得更紧了。“也别低估了我的强大。”

双界行者将他那高深莫测的脸转向她。“你寻求能够摧毁敌人的力量。但萨拉塔斯甚至能操控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你。你必须首先寻求内在的平衡。”

奥蕾莉亚的表情阴沉了下来。双界行者承诺过，这趟旅程会带来巨大的收获，但目前为止，她看不出他讲述的这片失落世界的历史能带来什么警示或教训。更让她感慨的倒是眼前的这位强大存在——他声称她最好的做法是抛却往昔的留恋，然而他自己也曾经犯错过、冲动过。他曾经也爱过，也烦恼过、害怕过，就像她现在这样。

“卡雷什……到底发生了什么？珂瑞松呢？”奥蕾莉亚问道，她知道这会刺激到他。“她现在也和你一样吗？亦或者，她和你的世界一起消亡了？”

她的导师没有回答。奥蕾莉亚皱了皱眉，正当她打算再问时，前方的紫罗兰光芒闪耀了一下，然后消失了。双界行者从岩石后面走了出来，奥蕾莉亚也举着弓在他身旁警戒。

大地上空无一物。虚空亡魂已经不知所踪。

奥蕾莉亚放下了武器。“能确定我们要找的就是它吗？”

“就是它。你没感觉到吗？”

奥蕾莉亚点头回应。“也许它也能感应到我们？”

双界行者缓步转了个圈，搜索着周围的地形。奥蕾莉亚也环视八方，手里的弓弦引而不发。

然后她就看到了。在远处散落的巨石当中，一道紫罗兰色的光芒闪过，而在她的意识中，这是虚空的又一次牵引和拖拽。

她要张口呼喊，双界行者已经飞身越过了她。

奥蕾莉亚也疾步赶上。



小心，双界行者。

诸界吞噬者将至。

这两句话在我的脑中阴魂不散，与之一同的还有那个恐怖之日——天空沉沦，化为紫色的无星之夜，而许多人都害怕这样的夜晚会永无终日。

然而，那并非是卡雷什的死灭之日。没错，局势动荡了一段时间。集市闭门拒

客，不只是马努萨，每个城邦都是如此。人们把自己锁在屋内，害怕着那道为世界投下阴森而诡异阴影的紫罗兰光芒。萨哈达尔召开了神谕者议会，大家围绕许多方案展开了讨论和争议，流言也在此时丛生，有人说天降异象预示着万物的终末，还有人说神谕者们已经躲藏了起来。见识过光耀幻象的人都知道，我们早该采取措施来挽救，此刻他们的心中充满了不安。

但这一切最终都安定下来。神谕者们现身，公布了一个终结诡异长夜的计划，大家起初还有疑虑，但随即就感到了解脱，乃至兴高采烈起来。这个计划并不基于科技巫术，而是采用了更古老的做法，这也安抚了那些不安的人。人们庆祝了一番，然后怀着令人惊诧也令人尊敬的坚韧精神，回归了日常的生活中。如果不是卡雷什人的意志比我预想得更为顽强，那就是他们的记忆力比我以为得要短暂。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

但我明白，我有了新的誓言，也有了新的毕生事业。我的决心前所未有的坚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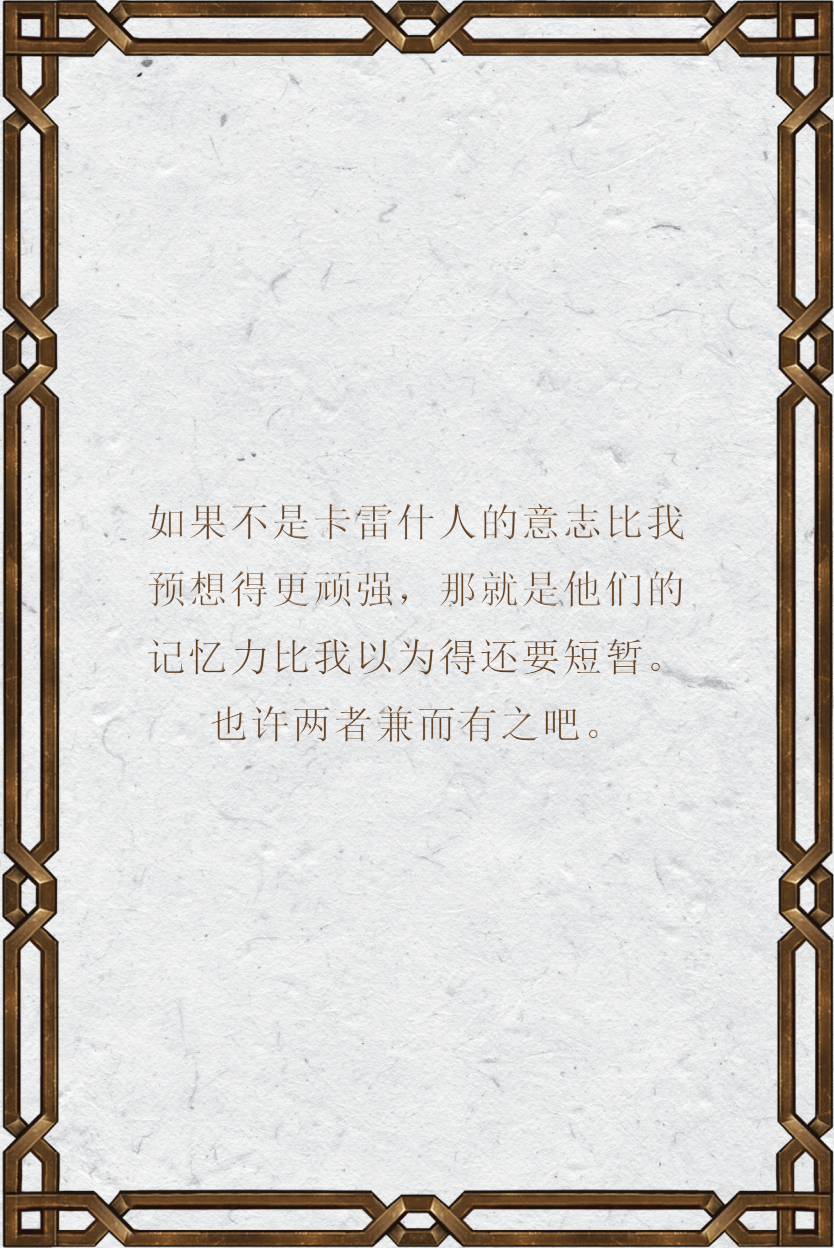
我有一个世界需要拯救，而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虽然我们的旅程被侵蚀而来的虚空耽误了，但我还是接受了珂瑞松的建议，在塔扎维什安了个新家。马努萨永远都是我的故乡，但在塔扎维什喧闹的集市中，我开心地度过了随后的几个月时光，这份快乐都要归功于珂瑞松。萨哈达尔选择留在这座城市，撰魂师也是如此。这意味着秘法舞者们也有了固定的居所，这还是多年来的首次。起初，珂瑞松对此愤然反对。她和兄弟姐妹们都是流浪者：他们的誓言就是旅途上的人生。停留在原地就相当于为自己造了监狱，束缚住他们自由舞动的灵魂。

虽然塔扎维什并不是我们两人的故乡，但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别的优点。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穿行于集市和人流当中，这里没有窥伺者的眼线，也没有窃听者的低语。塔扎维什看起来在很多方面都更加自由，这里的人民也已经摒弃了许多曾被认定为人际交往之禁忌的习俗。

在缠命会这里，每一份工作的难度都配得上其重要性。正如他们所说，缠命会热切地支持着我的研究，但要把我的实验室从马努萨整个搬过来还是太过麻烦了。作为变通的办法，大祭司授权我利用塔扎维什举世闻名的特色：集市。



如果不是卡雷什人的意志比我
预想得更顽强，那就是他们的
记忆力比我以为得还要短暂。

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

绵延的集市占地足有整个马努萨那么大，像是一座城中城，它甚至有自己的行政和治安区划。来自卡雷什四面八方的各类商品摆满了鳞次栉比的大店小摊。说真的，虽然我之前也来过这里，但它的宏大和美丽还是让我目不暇接——在高松的尖塔之间延伸着五花八门的遮阳棚，它们的长度简直不可思议；各式摊位升起袅袅烟气，其中杂糅了来自天南海北的百家美食散发出的诱人香味。由于我肩负了工作的重任以及阻止末日的使命，我只能依靠珂瑞松帮忙搜集我需要的东西，她游历过四方，也远比我擅长和商贩及匠人们讨价还价。在商人面前，我基本上只会简单的问话，而她却能达成不错的交易。

工作进行顺利，珂瑞松也陪在我身旁，但还是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小心，双界行者。

诸界吞噬者将至。

这道声音纠缠着我。

在过去的时日中，我已经逐渐习惯了光耀幻象，并很大程度上得以将其抛之脑后，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至于虚空低语，我听过很多——的确，从我第一次将面镜对准虚空的那一刻起，我就能听到那些生物的话语，但这道声音则另当别论，它来自往昔，它与众不同，它在我心中埋下了恐惧的种子，它为我所熟知，而我知道，它已经找到了我。在喧闹的集市中，当它又一次响起时，我全身都僵住了。

小心，双界行者。

我停了下来，站在一个华丽的玻璃工艺品商店前，它来自庭加拉，距离塔扎维什最遥远的城邦之一。这里的商品的确都价值不菲，商人则仔细地审视着客人，分辨着那些付得起钱的家伙，哪怕对方已经走向了她的收银台。

小心，双界行者。

诸界吞噬者将至。

他已接近。

他即是终末。

他是迪门修斯。

他是虚空领主，正饥饿难耐。

最终还是珂瑞松破除了我中的咒法。我的感官回归了，并发现她正在向商人道歉，对方则戒备地盯着我这个挡在店门口的讨厌鬼。在我沉默而茫然之际，珂瑞松把我一路拖回了住处，在我的感官恢复时，她一直都耐心地等待着我的回答。她倾听了我的讲述，而在我说完后，她思考了我谨慎告知的秘密，并敏锐地提出了她的

疑问和见解。这是我第一次透露虚空之声的存在，她则是第一个获知的人。

“它肯定和光耀幻象有关”，她沉吟道。“也许你对虚空的深入研究将你的神识连通到了……某种异界的存在。”

没什么好说的，我不知真相，她也不知怎么来安慰我。话题随后转向了关于她自己的新闻——秘法舞者又要启程了。珂瑞松告诉我，只要我希望，她就可以留下，但就算她这么说，我也知道自己的回答是什么。她有自己的誓言要履行，我亦如此。

我向她承诺，我不会让内心的恐惧妨碍到自己的工作。



我独自一人度过了许多时日。是的，我不停地努力工作，但代价就是放弃休息、健康和任何形式的消遣，我脑海中的声音淹没了我和珂瑞松一起寻找到的幸福与自由，余下的只有对卡雷什即将面临的威胁的恐惧——是的，恐惧，哪怕我已经向自己的爱人许下承诺。我的仪器显示，虚空能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我们的世界周围聚集。总有一天，虚空能量给卡雷什带来的将不只是恐慌，而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它将撕裂我们的世界，让世界之魂暴露无遗，而我们的恐惧将成为虚空能量的养料，就好像烹饪时加入的佐料。

小心诸界吞噬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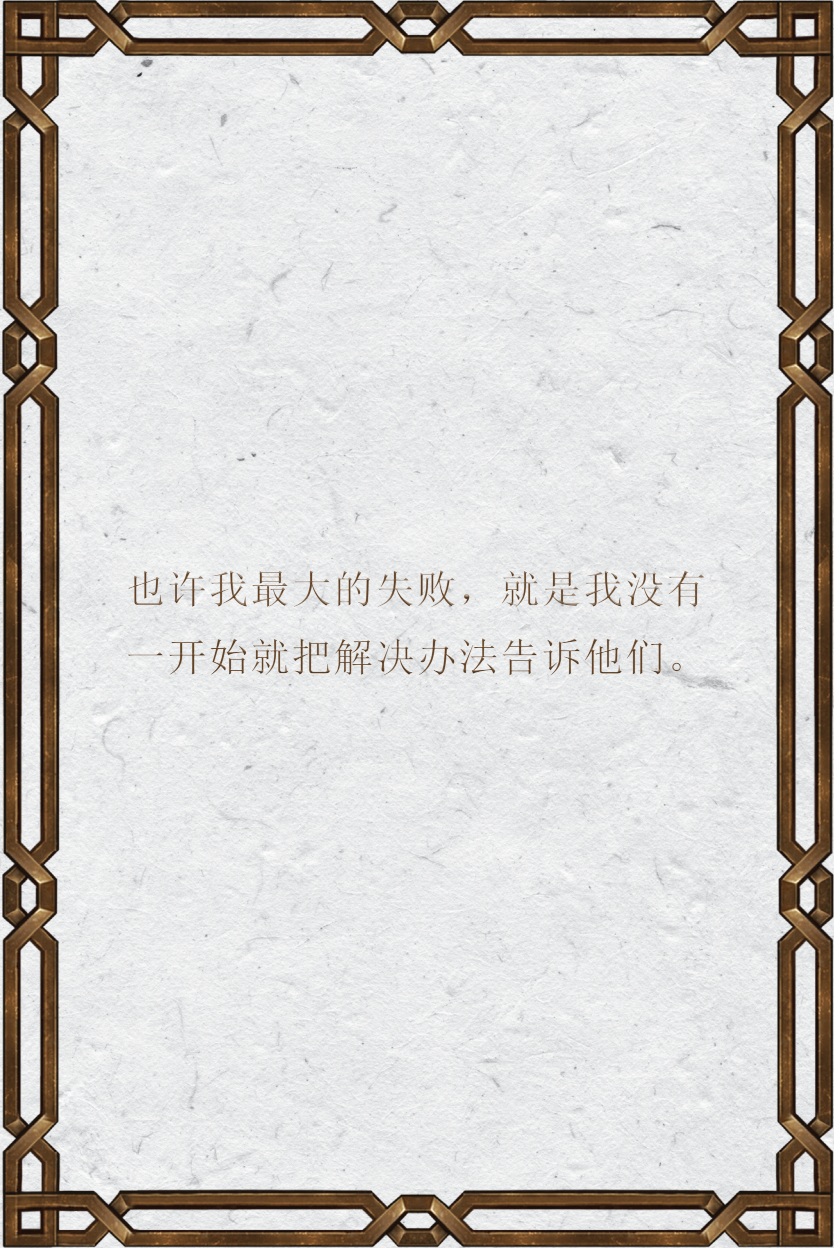
但我的辛劳并非毫无意义。在我长期的研究中，我已经找到了答案——没错，答案一开始就在那儿，只是我现在才发现它。我可以发明一种方法来保护卡雷什和它的人民。

我可以拯救我的世界——只是，我无法独自成事。

我需要缠命会，以及整个世界的全部资源，才能成就如此壮举。我会定期和他们会面，汇报最新的进展，但随着时间流逝，我能看到他们看待我的神情，或许我也没法责怪他们。我心力交瘁，但仍然怀有一股连自己都觉得神经质的狂热激情。数据是复杂的，只有我自己能解读，这是我最无助的时刻，也是我最辉煌的时光。工作仍然尚未完成。也许我最大的失败，就是我没有一开始就把解决办法告诉他们。

但我只是想要先确认无疑。于是我等待着，而正是这段等待让我付出了代价。

真是纠缠不休啊，那股声音，那该死的声音！它曾经只是简短的警告，现在则



也许我最大的失败，就是我没有
一开始就把解决办法告诉他们。

变成了奇怪的诗词，拉扯着我的每一道思绪。

小心，双界行者。

诸界吞噬者将至。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睡在实验室里，几乎不怎么吃东西，而当我终于回到家中时，我发现珂瑞松正等着我。看到她，我觉得自己饱受折磨的精神都好像被敷上了特效药膏。她拥抱了我，久久没有松开，而我也只是站在原地，百感交集地流泪。

当我发泄完情绪，放空精神后，她才松开手。我上前想要吻她，她却笑着推开了我。她准备了热水澡，悠长、温暖而又美妙，我什么都没干，只是享受着她的关怀，让她为我洗去过去一段时间的颓废。然后，她又新换了一缸水和我们一起洗。在这片刻的休憩中，我忘记了虚空和缠命会。珂瑞松甚至成功地驱逐了我脑海中的声音。

我感到了……完满。别无所求。许久以来，我首次喜欢上了自己的生活状态。我们穿着居家便服，坐在暖和的夜风中品尝美酒，她向我讲述了她曾经去过的地方，以及跳过的舞。她讲述了她热爱卡雷什的原因，哪怕是虚空浸染的暗空笼罩之下；她讲述了她热爱生活的原因，以及爱上我的原因。

与爱人的重逢和精神状态的恢复给予了我勇气，让我更确信自己的成果和数据。我找到的解决办法肯定是正确的。

明天，他们将听到答案，我鼓励着自己。他们将别无选择。

珂瑞松当然也发现了我的出神。“你必须告诉我，是什么让你如此不堪重负”，她轻声道，带着爱意和暖心，而不是那回响着的冰冷和黑暗。

我稳了稳呼吸，珂瑞松也握住我的手。

“时间不够了”，我说道。“我知道笼罩在我们身上的威胁叫什么名字。”

珂瑞松抬起头，表情写满了担忧，但她没有打断我。

“它叫迪门修斯”，我说道。“它是一个虚空领主，正试图撕裂卡雷什。正因如此，光耀幻象中的世界之魂才向我们发出了悲鸣。我不知道那个存在什么时候才会最终闯入并吞噬这个世界，但想必时日无多。我的数据就是如此显示的。这个世界将会崩解，而卡雷什人将会在黑暗、痛苦和恐惧中死去。”

我看到了珂瑞松表情的微妙变化，深知那就是恐惧的种子，且已经在她的内心

生根发芽。我抓住她的手，牵到自己身边。

“但是，我可以拯救卡雷什。”

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你能阻止一位虚空领主？”

对此，我摇了摇头。“不，而且我不认为有什么能阻止它。迪门修斯会将这个星球撕碎。这是一种不可抗力。”

“但你说——”

我捏了捏她的手。“我说的是，我可以拯救卡雷什，或者说……它的大部分。卡雷什人会活下来。至于虚空领主会不会放弃这道美餐，转而寻找其它目标，我就不得而知了。”

在这一刻，我感觉自己对珂瑞松的爱意更深厚了。我看到了她身上的转变，她对我本人、我的工作和誓言的信心乃至自豪感，为她的精神注入了力量，而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她甚至轻声笑了起来。

“缠命会怎么说？”

我也笑了起来。“我还没跟他们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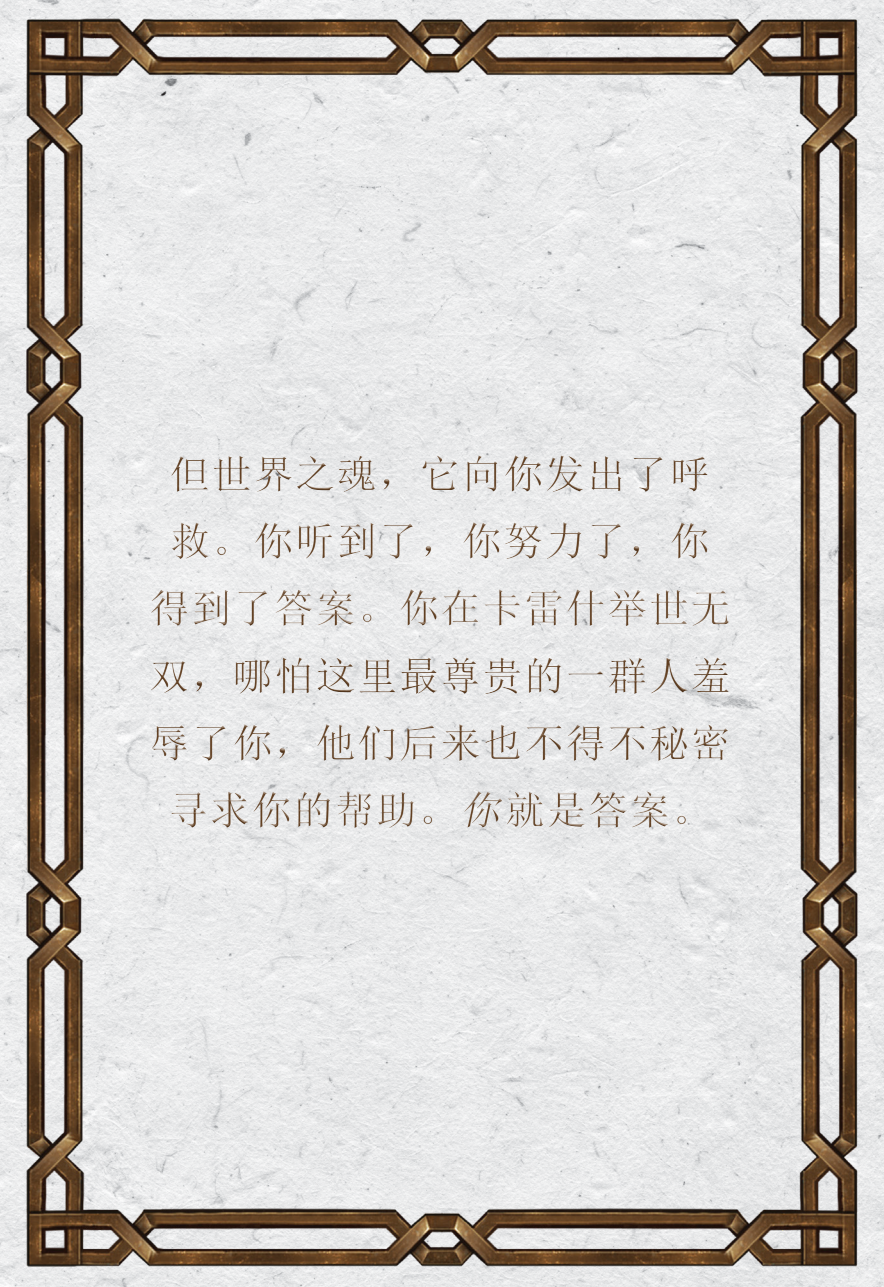
珂瑞松当即退开一段距离，表情严厉地站在那里。“时间所剩无几，但你还没告诉他们？”

我只能叹息。“这很……复杂，亲爱的。我们的集体陷入了分裂。有些人相信我，但其他人称呼我为虚空巫师，觉得让我入伙根本就是个错误。”我的肩膀不由得耸拉下来。“他们受够了各种问题，想要一个解决办法。但如果我没有做好准备，就只会让他们把答案扼杀在摇篮里。”

珂瑞松用力地环抱双臂，开始在阳台和卧床边来回踱步，她踩在地毯上的脚步就好像秘法舞者在沙中的舞步。我惊讶地看着她，等待着令自己心安理得的裁决。

“如果他们想要解决办法，就交给他们！”她说道，却没有停下步伐。“如果你完成了对雷什丝带能量的计算，就呈给他们。”她随之停了下来，面向我，但这次的表情很温和。“你忘了自己的身份。你是双界行者。那是你立下的誓言。那便是你的真理。”她走向阳台，向暗幕下的城市张开双臂。“我们卡雷什人可是很顽强的，无一例外。但世界之魂，它向你发出了呼救。你听到了，你努力了，你得到了答案。你在卡雷什举世无双，哪怕这里最尊贵的一群人羞辱了你，他们后来也不得不秘密寻求你的帮助。你就是答案。”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没有人对我做出过如此惊世骇俗的宣言，并且对我的价值有着如此不可动摇的信心。珂瑞松拉住我的手，让我站了起来。她轻吻了我。“你



但世界之魂，它向你发出了呼救。你听到了，你努力了，你得到了答案。你在卡雷什举世无双，哪怕这里最尊贵的一群人羞辱了你，他们后来也不得不秘密寻求你的帮助。你就是答案。

可以拯救世界，亲爱的。这就是你的真理。”

我们相互凝望着对方的眼睛。我浑身颤抖着，即使被她牵着也只是勉强站稳，但珂瑞松却坚定而自豪地挺立着，她强大的内心就是这个世界的奇迹。

她是对的。我徘徊不前了太久，只沉沦于自己的小世界，内心充斥着疑虑和恐惧，而缠命会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们的疑虑和恐惧也与日俱增。

够了。该结束了。我是双界行者，而我准备好了。

就让虚空来吧，卡雷什也将做好准备。



在去缠命会进行最终汇报的路上，我遇到了娜莉和凯威扎。在这群英荟萃的组织里，她们两个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热情地向集市中的她们打招呼，却看到她们脸上充满了为难的神情。

我拉下斗篷自带的兜帽——我在精神面貌上的好转想必十分明显，哪怕这两位同伴看向我也都带着一丝惊讶。不过，我看到一副痛心的表情划过凯威扎的脸庞，这让我突然紧张起来。我紧紧地握住精心整理的研究成果，我本打算等会儿上交它的。

“发生了一场讨论”，凯威扎说道，然后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扭向脚下脏乱的街道。我知道这副表情，和当时神谕者集会上的如出一辙，而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缠命会的某些人想要做切割”，娜莉说道。“和你以及你的成果划清界限。”

我审视着娜莉的表情，似乎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写在那里。

小心诸界吞噬者。

“这我知道，娜莉”，我说道。“但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现在又提醒我？”

小心迪门修斯。

她哽住了，似乎在寻找合适的措辞。“议会难以理解你的研究。你说接触虚空能量很快就会开始影响到这个星球本身，但我们并没有观察到这点；我们都只是依赖你的数据，你的发现。有人私下认为，老办法一直都管用，而科技巫术却无法再为卡雷什做更多的贡献了。还有一些人——”

“还有一些人想要赶你走”，凯威扎做了结语。“有人昨晚找到了我们。他们代表着想要撤销你的誓言那群人。这群人并不认为你是双界行者，而是虚空巫师。他

们已经在等着你了。”

我晃了晃脑袋，但娜莉急迫的语调再次让我紧张起来。“听着！你还有时间拨乱反正，但不多。你有支持者——幸运的是，我们能将萨哈达尔也算在内，但他们的耐心也在逐渐枯竭。他们需要解决办法。”

我早已学会了认真听取娜莉的建议，这甚至超过了对老朋友凯威扎的重视。娜莉既是神谕者的密探，又是缠命会的成员，她的见识和耳闻都远超旁人。人们在不经意间就会向她透露秘密，也没有人比她更了解当前的局面。

小心诸界吞噬者。

“我有解决办法”，我说这句话时，甚至带着一点点骄傲。“在这儿。看。大功已经告成。我准备好了。”

我开始整理书页，直到娜莉用力地握住我的手。

小心迪门修斯。

“你确定？”

小心虚空领主。

我点了点头。“正因如此，我才在今天申请集会。”

他正饥饿难耐。

“我可以拯救卡雷什。”

娜莉和凯威扎眼神交流了一番。就算她们说了什么，我也听不见。

毕竟，我的心神早已充斥着另一道声音了。



由于柯瑞松的敦促，我申请的集会比往常更早，而值得赞赏的是，缠命会的回复也比往常更快。在娜莉和凯威扎陪伴我前往公会大厅的路上，我思索了她们的警告。也许缠命会回复得如此之快，并不是因为急于听到我的解决办法，而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目睹我的垮台。

虽然在集市广场的谈话耽误了时间，但我们三个人还是先于其他成员，提早抵达了这个秘密团体的集会现场，和我本来打算的一样。我卸下自己常穿的旅者披风，一个接一个地欢迎着同伴们的到来，并愉快地欣赏着他们看到我时的惊讶表情——我已沐浴净身、打扮妥帖，身穿金紫相间的精致科技巫师长袍，头戴马努萨贵族冠冕。看到这样的我，即使是拜拉尔，塔扎维什的领袖本人，也不禁露出微

笑，并略显幽默地在我面前俯身致意，哪怕我们的阶级差距甚远。

是的，我已做出改变，而所有人都能看到这点。现在轮到我来为这番改变赋予意义。在之前的数月里，我都花时间向那些愈发靠向我这一派的人展示问题的所在。现在，我将再次启迪他们，展示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的计划说起来简单”，我开始发言，“但也是卡雷什前所未有的最复杂的工程。”我并不需要参考随身携带的文档，因为我早已熟悉计划中的每个细节，就好像复述自己喜爱的诗歌那样。但我还是带了别的东西来助力我的发言，现在是时候拿出来了。它看起来轻若无物，只是一个银色的布条，外表光滑，如同一端流水般涌动着。但当我用手摆动它时，它的深处发出一道光亮，在公会大厅内投射出无数奥术射线，微弱却又迥异于尘世。所有人都对此再无疑问：这件织物天生就蕴含着力量。

“雷什丝带是我们都知道的东西”，我说道。“它们被卡雷什大多数的领袖人物所持有，象征着我们与古老传统的联系。它们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是对我们往昔的追忆。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它们还是我们未来的关键。我们知道，它们蕴含着奥术能量，但只有我发现了能够运用这份力量的奥秘。”我将丝带举过头顶。“借助我设计的仪器，这些神圣的遗物就能将任何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纯粹的奥术能量。这种能量可以被约束，并注入大型反应堆的核心，而我也已经提出了反应堆的方案。”

拜拉尔上一步。我放下双手，将雷什丝带展示给他，他却隔着一一步的距离打量着丝带，似乎在害怕直接接触它。终于，他抬头看向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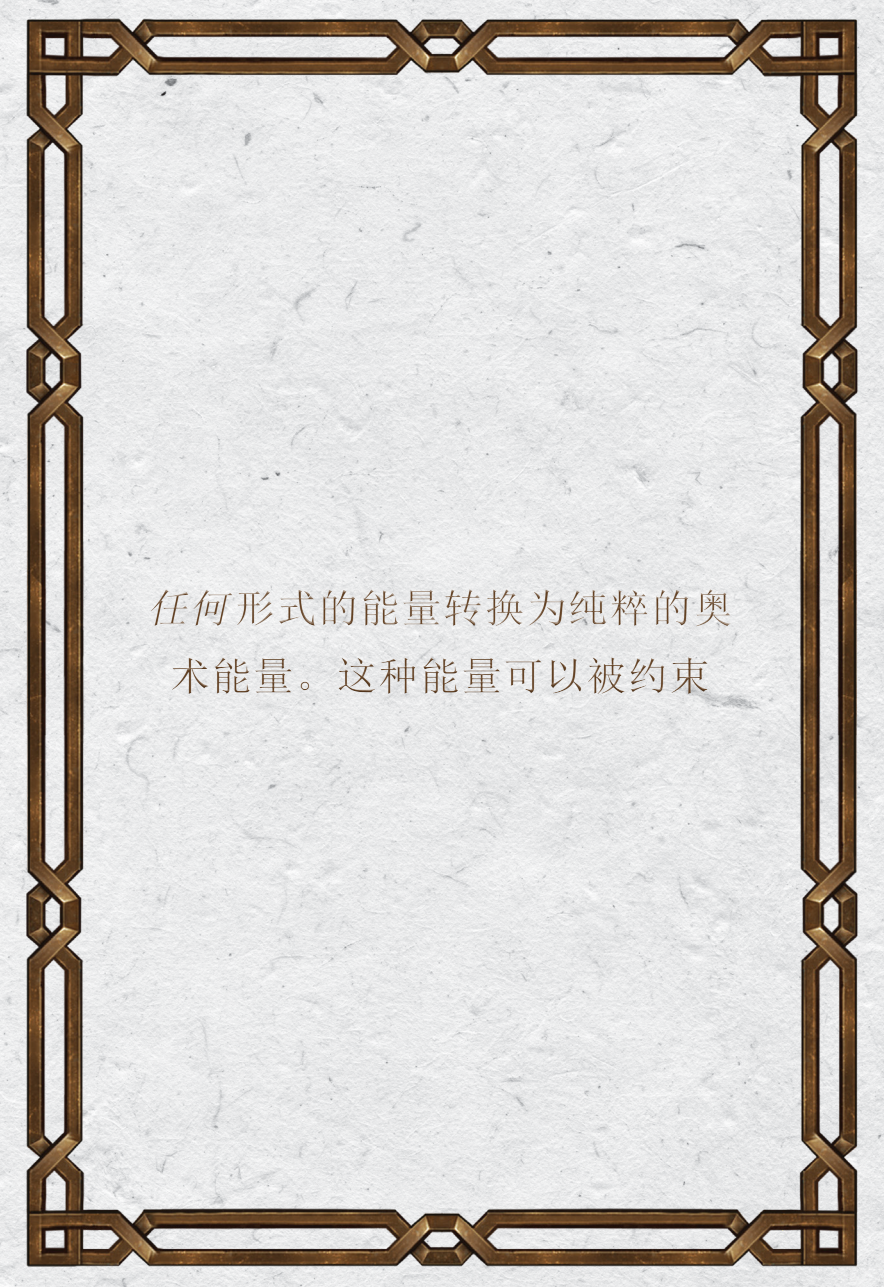
“反应堆？”

“没错”，我说道。“有了它们，我们就能为庞大的奥术屏障供能。卡雷什的每个城邦都可以建造这种屏障。它无法被穿透和侵蚀，能够保护我们。”说到这儿，我将目光转向议会的其他成员。“请不要误判局势，虚空已经准备好发动致命的一击。我的研究表明，让我们的天空陷入黑暗的元凶正是一位虚空领主，迪门修斯。在时机到来时，这位可怕的存在将会撕裂我们的世界，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迈向毁灭。我们无法阻止它。”我再次举起手中看似简单的布条。“但他届时会发现没有物质可供它吞噬。我们卡雷什人会活下来，安全地躲在屏障之下。”

缠命会众人沉默地思考着我的提案。娜莉在她的位子上露出了笑容，凯威扎也表达了赞同。她从坐席上站起来，穿过众人并握住了我的手。

“这事能成”，我说道。“我知道。”

萨哈达尔的表情有些阴沉，但我能看出他在深思。“建造屏障的工程无法被隐瞒”，他终于开口道。“这需要许多人的努力。”



任何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纯粹的奥
术能量。这种能量可以被约束

我点头承认。“那么，是时候告诉人民真相了。现在，不只是我们少数人看见了光耀幻象。人们被吓到了，而虚空正借助这股恐惧变得更加强大。你是大祭司。人们希望从你和神谕者这里寻求答案。你必须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而且要快，因为如果我们想守护卡雷什，就必须尽快建成魔法屏障。”

拜拉尔长叹一声。“光是筹划工作就已经堪称海量了，而在我们当中，只有你才真正了解我们要建造的东西。”拜拉尔瞥了一眼萨哈达尔。“要想协调好如此的工程，我——”

“让双界行者来领衔吧。”

众人齐刷刷地望向娜莉，她则离开坐席，走到灯光下。“缠命会需要双界行者。这也是他加入我们的原因。”她绕着房间踱步，审视着每一位与会者。“我们没时间浪费在争执和辩论上。我们需要一个领导者。要有人统领我们的努力，并让我们的世界准备好应对濒临的灾厄。”

她在我的身前停下。我们的眼神交汇，然后她又重申了她的结论。“让双界行者来领衔吧。如果我们跟随他的指引，就能做好准备。”

众人之间低语不断。伊翠丝的嘲笑最为大声，但我无视了她。有的人在皱眉头，但其他人则在点头，很快，更多人达成了一致。

和我一样，他们显然也很看重娜莉的建议。

然而，拜拉尔显得不屑一顾。“荒谬至极。”他用看垃圾的眼神打量着我。“一个马努萨的科技巫师可没法指挥桀骜之灵的大祭司。”

萨哈达尔的脸抽搐了一下，好像颇为痛苦。“不过——”

“你不能同意！”伊翠丝嚎叫着。“神谕者——”

“神谕者听从我的指挥”，萨哈达尔说道。

“也许……”发言的是商人代表，格兹赫。他很少在集会上发言，但每次都经过谨慎的深思熟虑。“也许只要我们认真地研究双界行者提出的计划……”他转向我。“只要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你的做法，运用雷什丝带的双重任务或许就能由大家分担了。”

凯威扎在此时插话。“我们会浪费时间！你听到双界行者的发言了。虚空正在迫近我们，迪门修正虎视眈眈。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她径直走到萨哈达尔脸上，让他也被这股强大的气势震慑得后退了一步。“给个准信吧，大祭司。只要你发话，工程就能开始了。”

拜拉尔又笑了起来。“马努萨人民想必是以耐心而著称吧，凯威扎。但在这里，大家更赞赏你的思考，而非礼仪。”

“够了。”

众人的注意力都汇集到大祭司身上。他的表情严肃。他看向我，于是权力就这样经由一道简单的命令实现了移交。

“我已做出决定。缠命会由双界行者领导。他下令，我们遵从。我最后的要求是，工程必须立即开始。”

沉默笼罩了全场，但接下来，缠命会的成员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到了我身边。很快就只剩下拜拉尔和伊翠丝尴尬地站在原地，但看到我身后的支持者——大祭司也在其中——我走上前去，伸出了我的手。

“我们是为了卡雷什”，我说道。“我们是为了卡雷什的人民。”

这就够了，伊翠丝认命般地点了点头，与我握手言和。也许是她的决定打动了拜拉尔，这位塔扎维什的统治者坐下来，盯着我看了好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加入了我们。我并不喜欢他盯着我的眼神，但我很快就将其抛之脑后。

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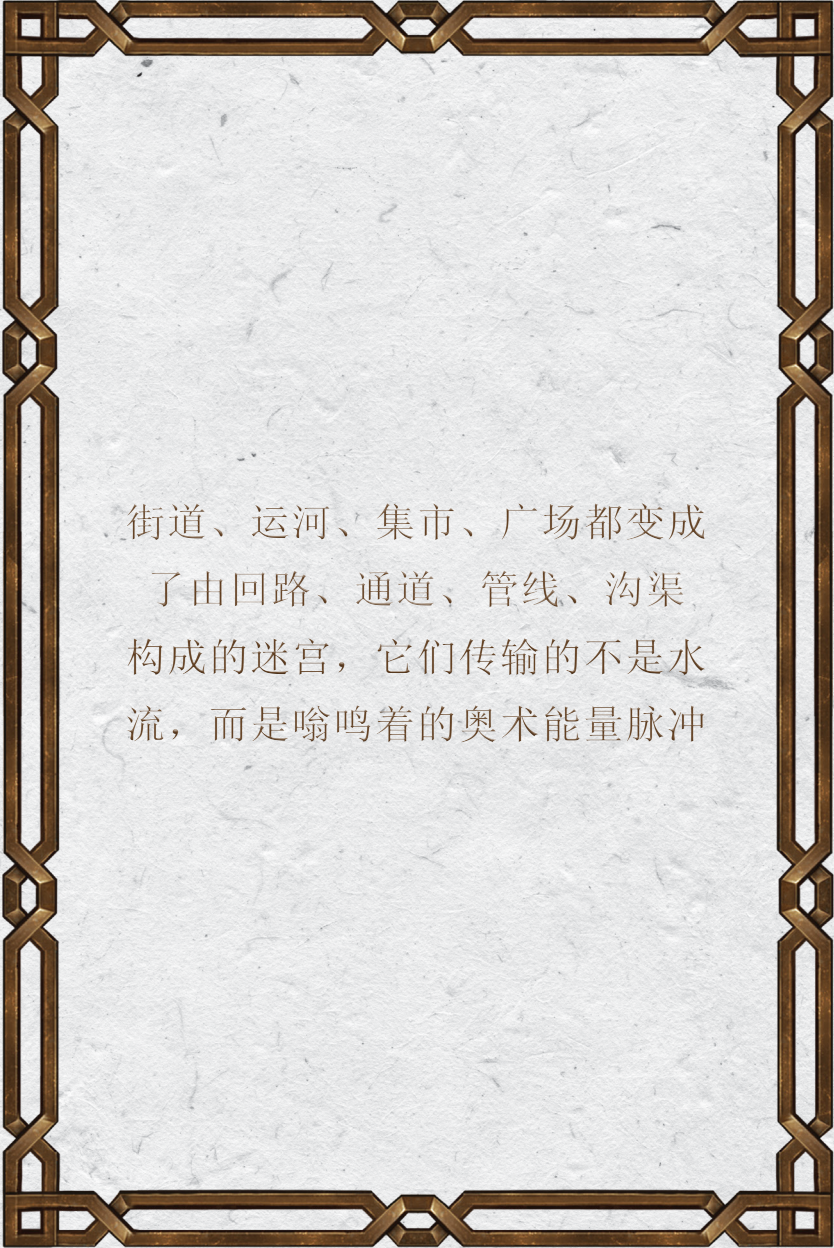
要说卡雷什日新月异，那可是低估了事态超乎想象的程度，因为我们的世界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发生惊人的转变。根据神谕者议会的命令——由我领导的缠命会秘密推动——人们尽其所能地建造着我提出方案的奥术反应堆，卡雷什人纷纷立下新的誓言，投入到这项伟大的事业当中。

在整个世界奋力自救的同时，虚空之声也仍在低语。起初我试图无视它，随后我就逐渐接受它了，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无缘无故就听见它。无视它带来的警告是愚蠢的行为，况且它也有助于我坚定自己的决心。

正是这道声音告诉我，末日将至，迪门修斯已近，虚空很快就会掠过这个世界的海岸线，最终由虚空领主吞噬我们所有人。

实际上，即使在平民当中也有许多异议存在，或许“异议”也低估了人们的实际感受。塔扎维什和马努萨，加斯陶特和德瓦什那，还有其它的每个城邦都发生了永久的改变。街道、运河、集市、广场都变成了由回路、通道、管线、沟渠构成的迷宫，它们传输的不是水流，而是嗡鸣着的奥术能量脉冲，这些则源自旁边的大型反应堆中的雷什丝带。整个系统就像是一个庞大的网络，为遮蔽天空的屏障提供着能量。

但公众的情绪变得很快，因为在某一天，虚空动摇了我们世界的根基。这和我



街道、运河、集市、广场都变成了由回路、通道、管线、沟渠构成的迷宫，它们传输的不是水流，而是嗡鸣着的奥术能量脉冲

的计算以及虚空之声的警示分毫不差。我们完成了工作，赶上了最后一刻的机会。

奥术护盾升起，在一阵噼啪声中启动，并顽强地抵御住了虚空暗能的冲击，那景象就好像沙尘暴中的沙砾倾泻而下。屏障生效了，卡雷什人都为之欢欣鼓舞，他们得以安全地待在家中，留在自己热爱的城邦里。

在噬界战争的背景下，这还是卡雷什首次看到胜利的希望。

当时的我还不知道，人们的幸存将要付出怎样可怕的代价。虽然我让卡雷什人免于这一次末日，但实际上，我彻底将他们推向了另一个命运。

关于作者

Adam Christopher 是《纽约时报》畅销书的作者，作品包括 Star Wars: Master of Evil、Star Wars: Shadow of the Sith 和 Stranger Things: Darkness on the Edge of Town。他同时撰写了热门HBO电视剧《福尔摩斯：基本演绎法》和获奖游戏系列《羞辱》的官方小说。作为阿奇漫画旗下超级英雄“神盾”的21世纪形象的联合创作者，Adam 曾为 Image Comics 的 Greg Rucka 和 Michael Larky 的 Lazarus 系列主笔，也参与过 Big Finish 和 BBC Audio 的《神秘博士》宇宙。作为国际畅销的 Star Wars: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周年选集系列的作者之一，Adam 也曾为IDW的全年龄漫画 Star Wars Adventures 撰文。Adam 的原创小说包括了 Made to Kill 和 The Burning Dark，以及其他众多作品。他的处女作 Empire State 曾被 SciFiNow 和金融时报评为年度最佳作品。



卡雷什的 毁灭

作者：ADAM CHRISTOPHER

—— 3 ——
复仇军

故事

ADAM CHRISTOPHER

插图

CYNTHIA SHEPPARD

编辑

CHLOE FRABONI

设计与美术指导

COREY PETERSCHMIDT, CHEUNG TAI

剧情顾问

SEAN COPELAND

创意顾问

RAPHAEL AHAD, NICHOLAS MCDOWELL,

CHRIS METZEN,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STEPHANIE YOON

制作

BRIANNE MESSINA, ANASTASIYA NALYVAIKO,

TAKAYUKI SHIMBO, VALERIE STONE



© 2025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 and Blizzard Entertainment

标志是暴雪娱乐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暴雪娱乐发布。

本故事为虚构作品。其中涉及的姓名、人物、地点和事件皆为作者或美术师想象或虚构的产物，如与真实人物（在世或过世）、企业、事件或地点存在雷同之处，皆纯属巧合。

暴雪娱乐不对作者、第三方网站或其内容享有任何控制权，也不为其承担任何责任。

之后的岁月是如此可怕而黑暗，无论是对卡雷什人的内心还是对卡雷什本身而言。在一段时间里，屏障支撑住了袭击并保持稳固，它们黯淡的奥术光辉和奇特的暖意是如今唯一能够让我们的世界幸存的东西。卡雷什的双日，米特尔和缇米特尔再也无法将其光芒投射到这片大地，亦或是其它地方。它们已经被饥饿永无止境的迪门修斯所侵夺、啃食、吞噬。卡雷什现在孤零零地被困在虚空之中，成为了那位恐怖领主的囚徒。

不过，在我们的人民当中，仍然有某个东西在闪烁光芒，哪怕我们的未来就像头顶的天空那样昏暗。

我们还有希望。对我们自己的希望，对神谕者议会的希望。

以及，缠命会对我的希望。

屏障之外的虚空像是一头活生生的暴躁野兽，但卡雷什人找到了另一种力量：他们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奋起反击，群英并出——桀骜、易换、试炼、工造——所有派系都前所未有地团结，用秘法、咒术、机械和巧妙的仪器与未知的虚空展开抗争。虚空是无形而令人惊怖的恐惧。但卡雷什人充满了勇猛而不息的斗志，这是迪门修斯所未曾预料到的。

于是，屏障屹立不倒……战争很快就变成了一场围城。是的，我们尚得庇护。是的，生命延续，竭尽所能。

但我们能坚持多久？

因为真相就是，我们现在依赖的这项保护有着可怕的代价。那些奥术屏障虽然拯救了我们的城市，但也剥夺着我们人民的生命。

起初它有过很多种称呼，但很快，所有人都只是简单地称之为“崩解”。

我很快就发现了这种苗头，但没有采取措施挽救，现在只能诅咒自己当初的自以为是。随着屏障的建造中，那些建造者开始变得枯槁而虚弱，他们的皮肤纷纷脱落，像遇了烈火一样燃烧成灰。也许我的成果、我的计算本该接受质疑——无论是来自我自己、娜莉以及我身旁的任何人，亦或是接受我领导和指引的缠命会众人。也许，如果他们看到了我所看到的，知道了我所知道的，并质疑了我对他们隐瞒的，我就能找到解决办法。

事实很简单：宏伟的穹顶看似坚不可摧，但它们的能量始终都在流失，并消耗着常人难以理喻的魔力洪流。我的计算，虽然可怕，但也正确。在短暂的围困期间，维持屏障的耗费被大家判定为可以接受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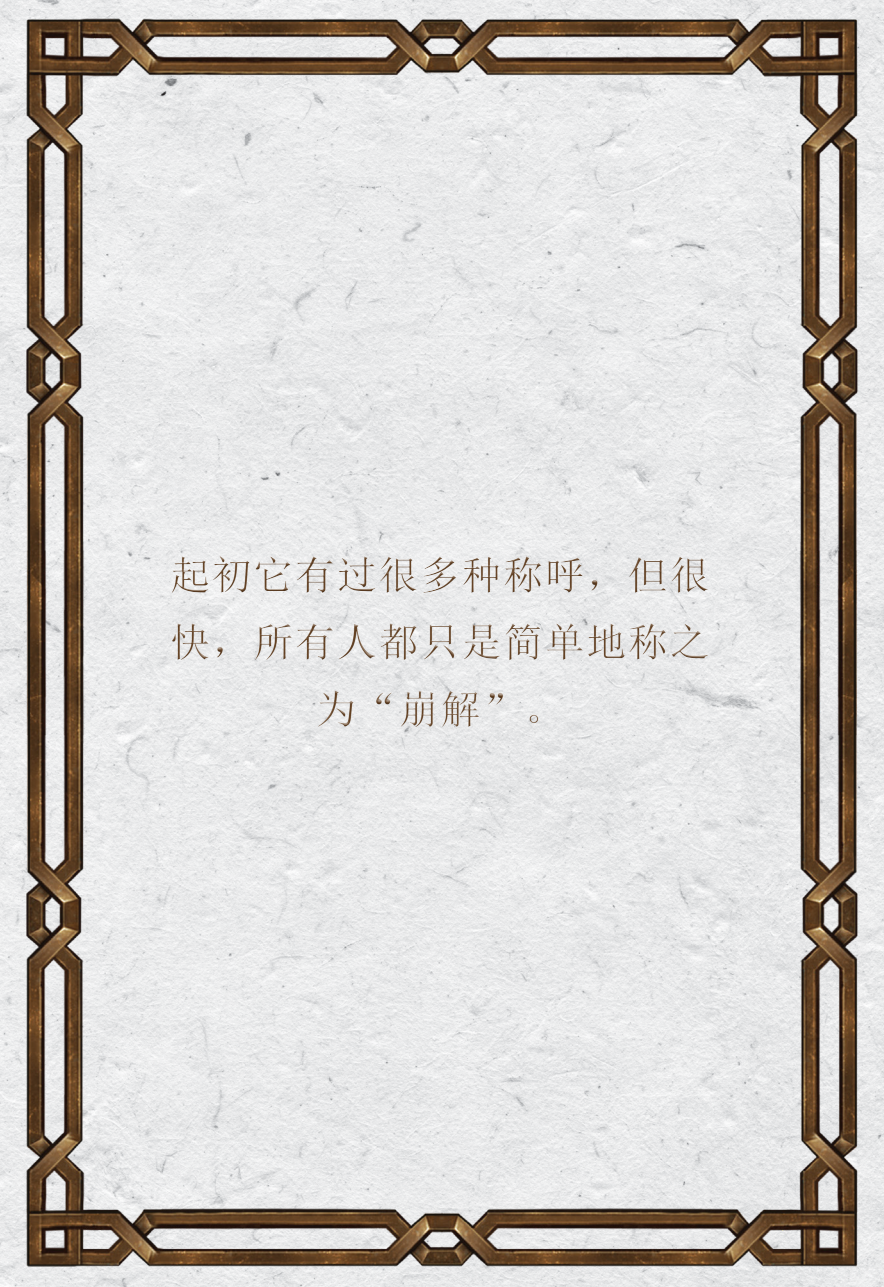
但迪门修斯的耐心并不以年月计算，而是近乎永恒。被围困的时间越久，卡雷什人面临的命运就越发可怕。

科技巫师和法师们向我寻求答案，但随着问题的规模变得越发难以掩饰，他们开始将自己隔绝于外界。他们埋头研究，并非研究我的数据，而是古代坟墓中出土的碎页残卷，以及其它时空的秘术和魔法。既然我没法给他们答案，他们就转而投向迷信和仪式。

“崩解”现象迅速蔓延，从近距离接触奥术的工人，直到城市中的居民本身。躯体燃烧、扭曲、枯萎，肉身化为冰冷的焦炭，但功率相当于许多个太阳的屏障仍在不停地流失能量，压榨着人们的生命。所有卡雷什人，从神谕者到废土的流浪者，都开始用层叠的绑带来包裹自己崩解的躯体。假以时日，屏障保护的城邦中将充满这种没有面庞、没有特征的生物。

卡雷什人是顽强的——但还没有这么顽强。这就像是一场与众不同的考验，我害怕“崩解”最终会导致我们的毁灭。此前被神谕者议会精心管理的社会开始分崩离析，就好像如今拼接我们身形的绑带被解开一样。在全世界的各个城邦中，那些异议的低语再次响起，但这次还伴随着前所未见的暴力反抗。

先是“崩解”，然后是……混乱。一些曾经对抗过虚空的勇士，将魔法射向了自



起初它有过很多种称呼，但很快，所有人都只是简单地称之为“崩解”。

己的同胞。塔扎维什和马努萨的一部分地区因为奥术反应堆及其供能回路工程而被废弃，如今则成为了战场。我悲伤地看着大家陷入了某种疯狂当中。神谕者，就他们的职责而言，的确采取了有力措施。幸好有他们，以及卡雷什人对誓言的坚守精神，我们才得以避免真正的秩序崩溃。但即使在平静的日子里，空气中也弥漫着难以忍受的紧张。

这或许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的计算中还出现了其它错误。真相是，雷什丝带在转化各类能源方面有着完美的功效——包括虚空能源。当它们为屏障供能、在几乎覆盖卡雷什的奥术反应堆网络之间传输能量时，它们的本质也导致完全相反的过程也在同时发生着。虚空能量也不例外，也就是说，迪门修斯的每次攻击都在为反应堆充能。超乎我的设计目的，屏障吸收了能量，而雷什丝带转化了能量。起初，我喜出望外；然后我的兴奋就变成了绝望，因为我意识到我为我的同胞带来了怎样的命运。那就是，暴露在不断增强的奥术能量下，经过许许多多多年……这才是“崩解”的真正成因。

屏障会幸存下来，而被困在它里面的人就不同了。即使迪门修斯有一天能击穿我们的防御，他将吞噬的世界也只会是一片死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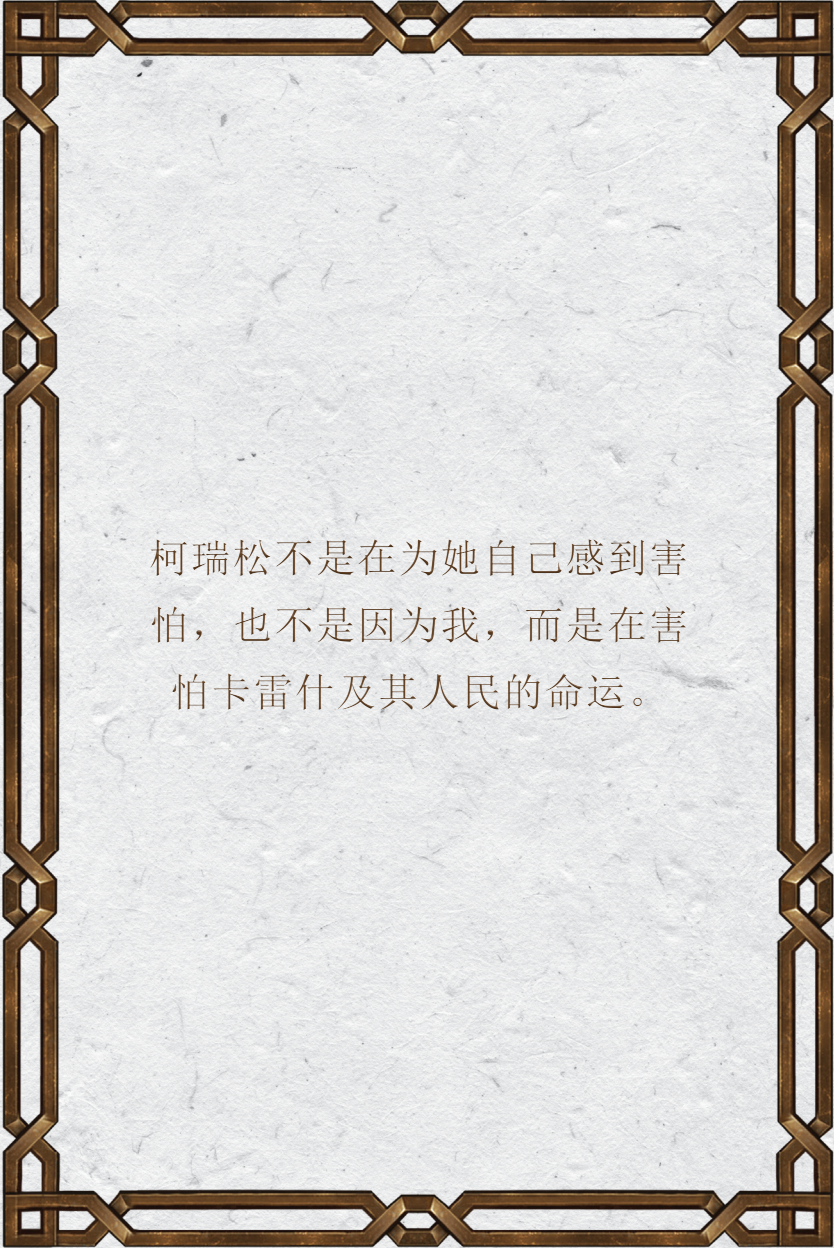
“我很害怕。”

柯瑞松躺在床上，脸庞没有正对着我。我跪在一旁的地上，手边是一捆新制的绑带，我用来剪去她身上旧绑带的剪刀悬在她的背部上方。在一瞬间，我回忆起那些绑带下的肌肤，回忆起它在我手指下的触感，柔软而温暖，我怀疑自己有生之年还能否再体验一次这样的感觉。

“亲爱的？”

柯瑞松调整了一下姿势，面向我。我注视着她的双眼，它们像是薄薄的绑带所分隔开的两个闪亮的宝石。她的眼睛是我此时唯一能看见的部位了，我对她来说也是一样。

她的话让我感到惊讶。哦，她之前提到过她很害怕，就和我一样。但这句话现在又有了不同的含义。如同我感到的一样。柯瑞松不是在她自己感到害怕，也不是因为我，而是在害怕卡雷什及其人民的命运。一想到我们全部的努力都是白费——花费了无数心血的屏障只是延迟了不可避免的末日——我们就备感痛苦。它



柯瑞松不是在为她自己感到害怕，也不是因为我，而是在害怕卡雷什及其人民的命运。

让我们的同胞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在迪门修斯前来吞噬我们之前就摧毁了人们的肉体和精神。

柯瑞松又移开了目光。我继续着她更换绷带的工作。我剪掉第一根绑带，伴随着柯瑞松的叹息。绷带是必需品，但即使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也没有任何人习惯于身缠它们。

“如果我们死去”，柯瑞松说道，“至少我们死在了一起。”

我继续剪着绑带。

“至少我们死在抗争的道路上”，她继续道。“你已经为卡雷什做了很多，亲爱的。屏障是有效的。”

我压抑住笑意，这反应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随后我停下了手上的工作。“我以为保卫了卡雷什人民，结果只是让他们互相残杀，并死于保卫自己的屏障之下。到最后，不可避免的结局只是被推迟了。我们所做的一切……我有时候会想，我们干嘛弄得这么麻烦呢。”

“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柯瑞松在床上翻过身，用绑满绷带的手牵起我的手并紧紧握住。“我们以卡雷什人的身份而死，而不是某种被虚空侵蚀的可怖生物。那种下场可是永恒的折磨，亲爱的。你让我们避免了那种命运，因此，也因为许多其它的原因，我一直都深爱着你。”

然后，我在脑海中听到了什么东西。不是虚空之声——我已经很久没听见它了——这次是一道简单的声音，一条留言……不，是一缕思绪，它盖过了其它所有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响得像个门铃一样。我呆立在当场，一动不动，也不再与她对视，而是望向她的后背，那里的最后一层绑带已经被揭开了。那些布条本应该是暗色的，被其包裹着的腐败肉体所污染。但事实并非如此，那是……

我几乎无法相信我看到的。

柯瑞松直起身来，但我示意她躺回原处。我松开她的手，这让她惊讶地喊了出来，但我立刻站了起来。我熄灭了灯光，让卧室突然间陷入了黑暗。

不，并非黑暗！有一道光，它从柯瑞松的身上发出，黯淡却又确实存在。随着我的眼睛适应昏暗的环境，我看见那道光在绷带下方移动，不只是闪过我剪开的位置，还游走过她身体的其它部位。

我知道这道光是什么。在过去这些可怕的岁月里，所有卡雷什人都熟悉这种光亮。

那是奥术屏障的光芒。柯瑞松受的伤害不再是物理的，而是魔法的。雷什丝带

的转换能力超过了某种阈限，也又一次超出了我的计算。

肉体不复存在。

我僵在原地，柯瑞松身上的奥术光芒在房间里照出涟漪般的光彩，我的身体也沐浴其中。

不止如此。

我聆听脑中的声音，抵抗着转身逃离的冲动，

是的，你知道的。这就是答案。

我打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重担，

你知道的。

但发现它其实并不沉重。

但你的同胞们会听从你吗？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了，我知道如何拯救我的同胞。



萨哈达尔盯着柯瑞松。我愧疚地把她也叫了过来，为了向众人展示她发光的身体，好像她只是一件用来激发科研兴趣的物件。但她早有觉悟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这让我很高兴，因为她证明卡雷什人还有未来，哪怕卡雷什本身已经穷途末路。

萨哈达尔和缠命会的其他人一同等待着。我们的组织现在规模变小了：许多同僚都已因“崩解”而殒命。那些还活着的也都身缠绷带，还穿着的官样长袍和服饰只是为了辨别身份。

在萨哈达尔的注视下，柯瑞松转过了她毫无遮挡的后背，并进一步揭开绷带，展示了她的左臂。她发黑的肌腱上布满了交错的裂口，好像她的先祖曾经踏过的古老石板路，奥术的光芒正是从这些裂口处发出。

“你对自己的计算很自信。”

是凯威扎，用的不是疑问句，而是陈述句。如往常一样，她和娜莉站在我这一边。我看不见娜莉的笑容，至少现在看不见，但我可以想象，她绷带下的脸上依然挂着温柔的表情。

我向两人俯身致意，然后面向萨哈达尔。

“雷什丝带的确是强大的神器”，我说道。“它们还有最后一个秘密等待着破解。”我向朋友们被包裹着的、空白着的脸庞。“你没看到吗？如果我们能量生

物，我们就不需要这个世界了。我们想去哪里都行，去深暗领域的任何地方都行。雷什丝带没法让我们生存，但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加超脱的存在。

我的发言让萨哈达尔有些畏缩。他看了拜拉尔一眼，但两人都没有开口。虽然无法解读他们的表情，但他们的身体语言就像是一本打开的魔典，答案显而易见。

我强势推动着我的提案。“崩解是无法阻止的。它是屏障的副产物，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结局。但如果它可以避免呢？如果我们可以继续活着呢？这是能量的转换。这是卡雷什人的蜕变！我现在告诉你们，这是可行的！”我高举一只手，撕开它的绷带。下面的肉身几乎变成了木乃伊，似乎就要从脆弱的骨骼上脱落，但是……没错，看到它了。奥术的光芒——比柯瑞松的更加黯淡，但无论如何，它就在那里。“我们无需被物理形态的身体所束缚。有了雷什丝带，我们可以把自己转换成能量形态。我们可以活下去——所有人，和我们的世界一起。我们可以建设新的卡雷什和新的未来，不再有屏障，不再被迪门修斯摆布。”

我停下发言，周围的缠命会成员则保持着沉默。我诅咒着我们被迫裹上的绷带，这让我没法看到众人的真实反应。事实上，我也没什么其它可说的了。我知道雷什丝带蕴含着我们的救赎之道——但我还未弄清其原理。在内心深处，我感到羞耻，因为我知道原理的解密需要时间。

然而，同伴们的耐心日渐耗尽。

娜莉在此时插话。

“这是个走投无路的策略”，她说道。“一个消亡种族的孤注一掷。”

萨哈达尔和拜拉尔有些触动，又对视了一眼。

“不过”，娜莉继续道，“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为了卡雷什人的生存，我们别无选择。”她指向我。“双界行者的努力让我们存活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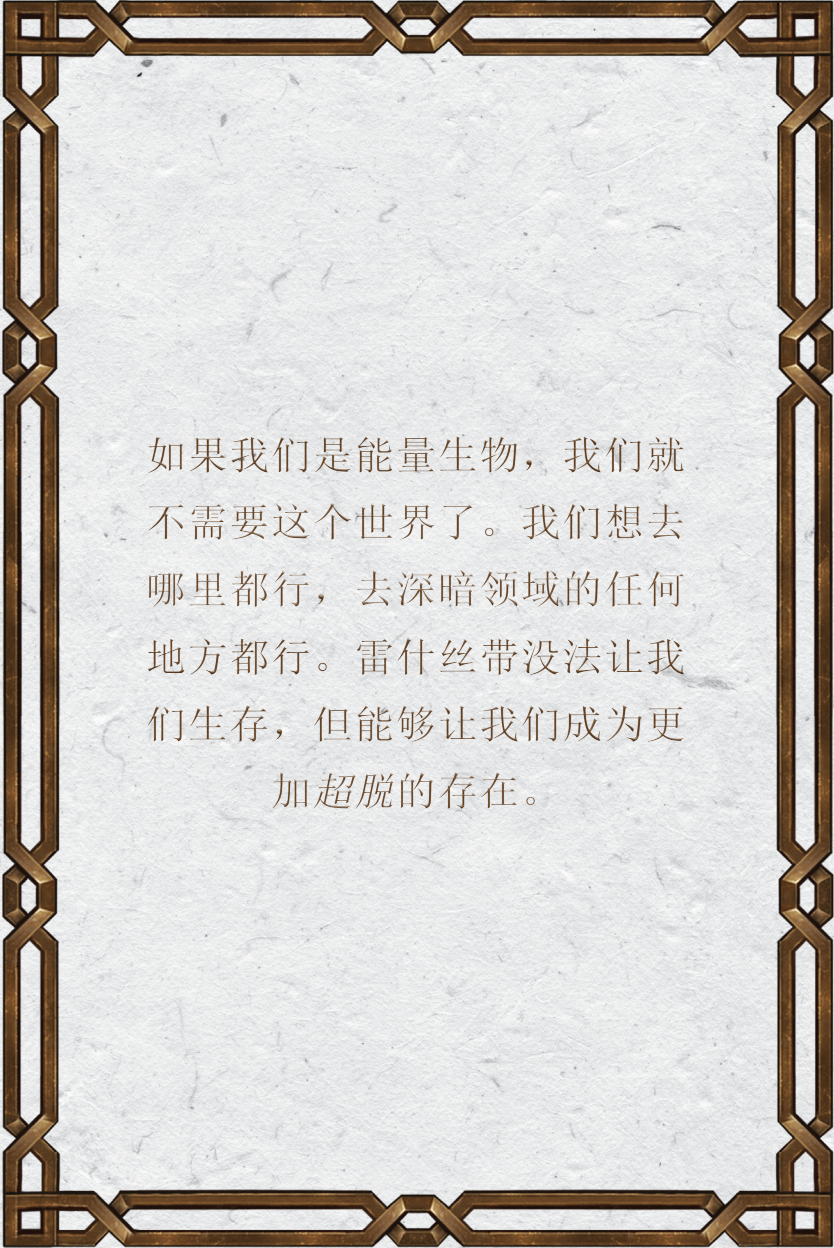
这句话触发了众人的轻声议论。低语窸窣。我感觉到柯瑞松用她赤裸的手握住我赤裸的手，无数岁月以来，我终于又与她肌肤相贴——烧焦、干瘪而脆弱的肌肤，但这又怎样呢？我在此刻失神，陷入了往昔与爱人一同留下的幸福回忆当中。

最后是拜拉尔打断了我的沉湎。他的话或许本来只打算说给萨哈达尔听，是别的东西将其转述给了我。

“褻渎。”

一道惊怒的呼声在大厅中响起，柯瑞松握住我的手也更紧了。

萨哈达尔举起他那缠着绷带的双手。“保持肃静。”他看向我。“我有太多东西要权衡。”他面向缠命会全体发言。“都走吧。当我做出最终的决定时，我会再召集



如果我们是能量生物，我们就
不需要这个世界了。我们想去
哪里都行，去深暗领域的任何
地方都行。雷什丝带没法让我
们生存，但能够让我们成为更
加超脱的存在。

你们。”

由此，缠命会分道扬镳了。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集会，只是当时的我还无从得知。



在第二天、第三天，亦或是随后的日子里，一直都没有萨哈达尔的消息。但我并没有干等着他下令——我确信那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流程——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任务紧迫，工作艰难，时间也不站在我们这边。因此，我立即就开始搜集在奥术反应堆中尚未被用到的那部分雷什丝带。正当此时，我又开始听到虚空之声。

对，双界行者。立即收集它们，不要等到为时已晚。

我思考起这道声音，这也不是我第一次有所顾虑。它是真的吗？亦或者，它只是我心智的某个侧面在自言自语？因为在我收集雷什丝带的时候，这低语只诉说我已知的内容。

雷什丝带是未来的关键。卡雷什人的飞升之日近在咫尺。

我没法独自完成任务，于是我向娜莉求助。她的密探网络遍布整个卡雷什，而搜集雷什丝带需要许多人手。

但在之后的第三天，娜莉带回了不妙的消息。她的密探搞砸了任务，雷什丝带已经离开了神圣的存放处，并被萨哈达尔本人汇集到了一起——不过，她很快就让惊喜的我冷静了下来。她怀疑大祭司正在采取果断的行动，为即将到来的大事做准备。毕竟，在娜莉的人生中，她已经听闻和见识过太多类似的事情。流言与密谋横行，有消息说萨哈达尔不再称自己为大祭司，并打算在明日发表公开演讲。

萨哈达尔在开展某些计划。娜莉说，从其所作所为看来，那些计划并非出自缠命会。

我唤来了凯威扎，还有柯瑞松，因为我害怕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希望她能陪在我身边。我不知道我们就此商谈了多久。但不久后，集市广场就传来了响彻整个城市的钟声。我们四人急匆匆地赶了过去，发现广场上已经遍布着缠满绷带的市民们，比我这段时间以来见过的总人数都要多。娜莉打听到的消息似乎传扬开了来，我也不止一次地诅咒着我对誓言的坚守，这经常让我接触不到外界的消息。

钟声再次响起，集市公会大厅的阳台上开始有人影晃动。萨哈达尔出现了，拜拉尔陪在他身侧。但还有一个人与他们同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他了。

“撰魂师，”凯威扎在我耳边呢喃着。“她终于不再东躲西藏了。”说得没错。自从屏障的建造之日起，试炼之灵派系的流浪部族就变得更加愿意聚居，许多人都住在了城邦里，但即便是柯瑞松也很久没见过撰魂师了。

萨哈达尔展开双臂，让人群安静下来。

“卡雷什的未来在于平衡之道”，他说道。“我不会欺骗你们，我的同胞。我们持久奋战，只为保护你们。我们历经艰苦，只为让你们迎来应有的明天。诸界吞噬者带来了无尽的折磨，而我们的自保手段变成了再也无法忍受的痛苦。

时机已至，现在，尽管有低语在脑海中作祟，尽管收到了娜莉的警告，我还是感到了自信的回归。萨哈达尔的行动正是我们之前的提议。人们应当知道他们接下来将要面对什么，因为在多年的挣扎和改变后，这才是他们所有人最大的挑战。

“变革将至”，萨哈达尔继续道。“那是我们所有人的改变。在近年来，你们都努力拼搏，坚守了誓言之道。神谕者议会向你们要求了太多奉献，而坚韧的卡雷什人承受住了一切，哪怕我们的身躯枯萎，我们的人数衰减。”

“我们很快就要迎来最艰难的考验，因此，我们必须团结，抛却彼此间的差异，忘记彼此间的争执。我们百折不屈，我们坚定不移，而我现在将向你们宣布我新许下的誓言。我将不再担任你们的大祭司……

“我将是你们的至高王。”

我感到身旁的同伴瞬间紧张了起来，而他说的话让我连字面意思都难以理解，更遑论其背后的含义了。宣布他自己为至高王——我可没法预料和理解这种策略。

“作为你们的至高王”，萨哈达尔说道，“我必须告诉你们真相。”随后，他眺望天际，那里的粉色穹顶保护着我们免遭外界翻涌着的黑暗虚空。“屏障保护了我们，但也危害了我们。我们被困在它的里面，让崩解逐渐毁灭着我们。”阳台上的他上一步，俯视着他的人民。“但崩解并非凭空出现，我的同胞们。我们当中的某些人策划了阴谋，为我们预设了如此的命运。就在我们为自身的生存而奋战之时，他们却谋求着卡雷什人的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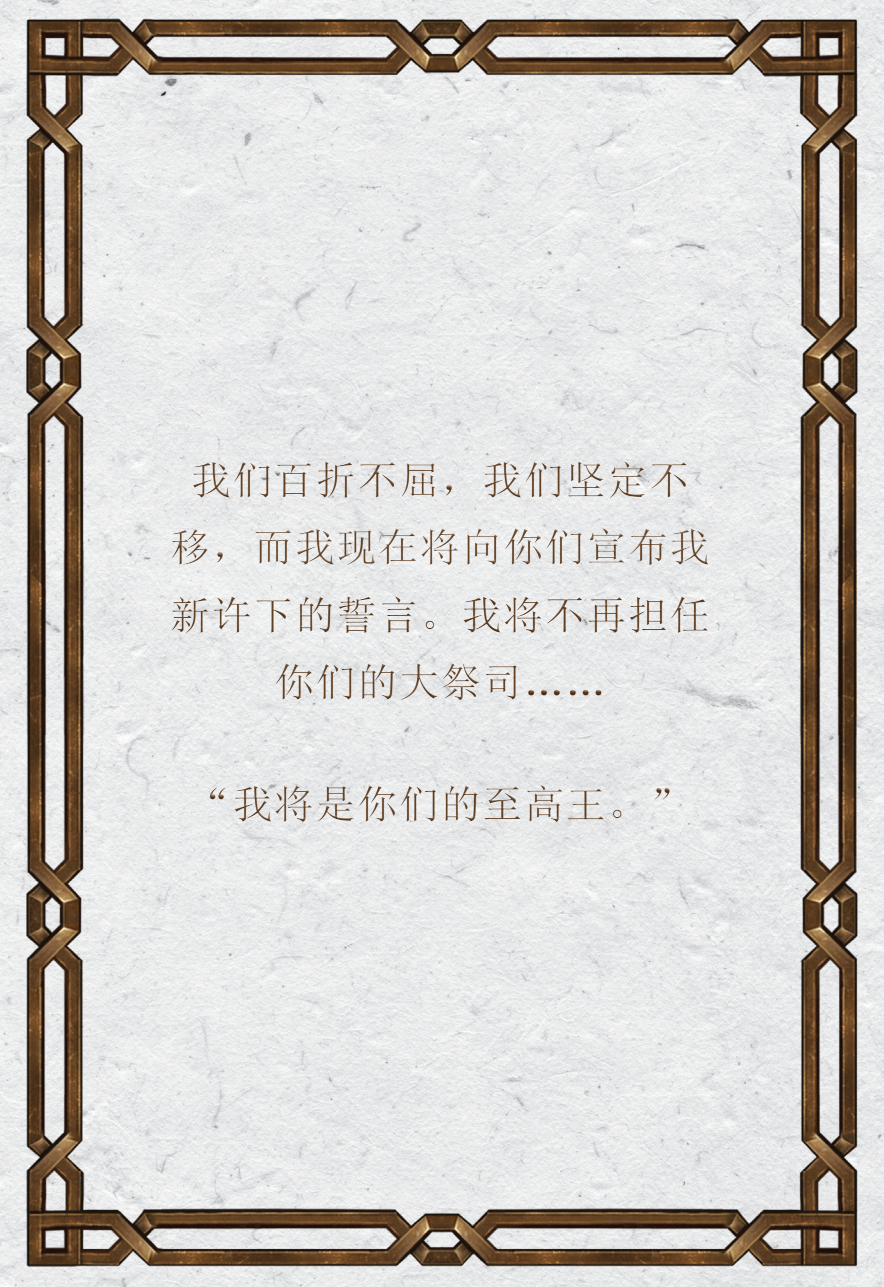
柯瑞松紧握着我的手。我想起了我的成果，想起了我所做的准备，以及投身于守护同胞未来的每时每刻，哪怕我无法拯救这个世界本身。

我几乎无法相信萨哈达尔眼下所说的话。

此时，就在阳台上，刚为自己加冕的至高王伸出了绑着绷带的手。

它指向了我。

“站在那里的是双界行者”，他说道。“虚空巫师。叛徒魁首！旁边就是他的同



我们百折不屈，我们坚定不移，而我现在将向你们宣布我新许下的誓言。我将不再担任你们的大祭司……

“我将是你们的至高王。”

伙，阴谋的主导者们，他们打算将这个世界献给虚空领主。他们，还有他们的狐朋狗友秘密地会面，以拯救卡雷什的名义制定了戕害我们的诡计。正是他们让我们陷入绝境，同胞们。正是他们欺骗了我们。崩解就是出自他们之手。他们以褻渎的方式背叛了我们所有人！”

接着，我感到柯瑞松拉住了我的手。我困惑而惊恐地转过身，发现自己陷入了汹涌的敌意当中，而广场上的人群已经包围了我们。

“抓住他们！”是撰魂师，她的声音洪亮而尖锐，充满了愤怒和憎恶。

“别让他们跑了！”

撰魂师的话音刚掠过人群，宏大的弧形奥术屏障就开始从地平线处裂开，传来五雷轰顶般的巨响。人们马上四散躲避，一边举着手护住低下的脑袋。然后，他们看向天空。所有人都在无声的恐惧中看着守护塔扎维什的粉色屏障不停地开裂，好像它的材质并非奥术能量，而是庭加拉出产的玻璃。

所有人都茫然地看着……除了撰魂师和萨哈达尔。当人群的恐慌转变为指向我们的无边怒火时，我瞥了一眼公会大厅的阳台。我看到了——真正的叛徒，真正的阴谋家。这对狼狈为奸的搭档正贴身低语，恐慌是他们身上最不可能的情绪。

随着屏障破裂并开始消散，天空回归了虚空本身那骇人的亮紫色，而人们的注意力也回到了被他们的至高王痛斥的罪人身上。

幸运的是，是娜莉以及凯威扎陪着我们。她们的战斗技巧无与伦比，哪怕我们被团团包围，未经训练的平民也拿我们毫无办法。这两位勇猛的好友很快就驱逐了暴徒，让我们四人得以安然无恙地逃离广场。娜莉在前方带路，在寻找避难所时，她对这座城市及其秘密的熟悉为我们带来了优势。我的心思满是杂乱，能做的就只有跟随伙伴，我的手则一直牵着柯瑞松。

但现在，整个城市都视我们为敌。在每个大街小巷中，我们都能遇见愤怒甚至武装起来的市民们，至高王的裁决已经传遍了这片大地，神谕者议会则响应并进一步散播了这条消息。

在我们逃跑的过程中，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是个拖累，延缓了我们脱身的速度。我们在一个阴影下角落停下，我随之简述了自己的计划。柯瑞松必须保持安全，凯威扎则答应保护好她。尽管至高王已经背叛，但我知道我还有工作要做，我或许还有机会借助雷什丝带来拯救卡雷什人，无论它多么渺茫。在这件任务上，娜莉将保护和辅助我。

于是我们分头行动，匆匆地告别彼此，并相约在安全之后再会合。然后，我看

到凯威扎和柯瑞松消失在一条小巷里。

于是我也开始奔跑，如同包围着我们的所有人一样。因为天空的沉沦和虚空的涌动，这座城市陷入了狂乱当中，我曾经心怀的希望也与守护我们的屏障一同消失。



在泰洛古斯裂隙的一处高原，奥蕾莉亚·风行者中途停了下来。

“然后呢？”

双界行者不再探查前路，而是转身回到了他的学徒旁边。

“你有疑问吗？”

“很多疑问”，奥蕾莉亚说道。“你不打算告诉我接下来发生了些什么吗？”

双界行者停顿了一下。“没什么可说的了”，他说道。“娜莉和我最终成功完成了任务。”

“最终？”奥蕾莉亚叹了口气。“我想知道更多细节！”

“你确定？”双界行者问道。“雷什丝带拯救了我们。我们的同胞被转换成了能量体。迪门修斯降临，卡雷什被吞噬。卡雷什人对此无能为力，但不管怎样，我们总算活下来了。”

奥蕾莉亚感到自己居然松了一口气。“还有柯瑞松呢？她怎样了？至高王污蔑你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你现在的口气仿佛这些都与你无关一样。”

“很多事情”，双界行者说道，“发生了在很多人身上。至于柯瑞松，我再也未见到过她。至于娜莉和凯威扎……至于萨哈达尔和撰魂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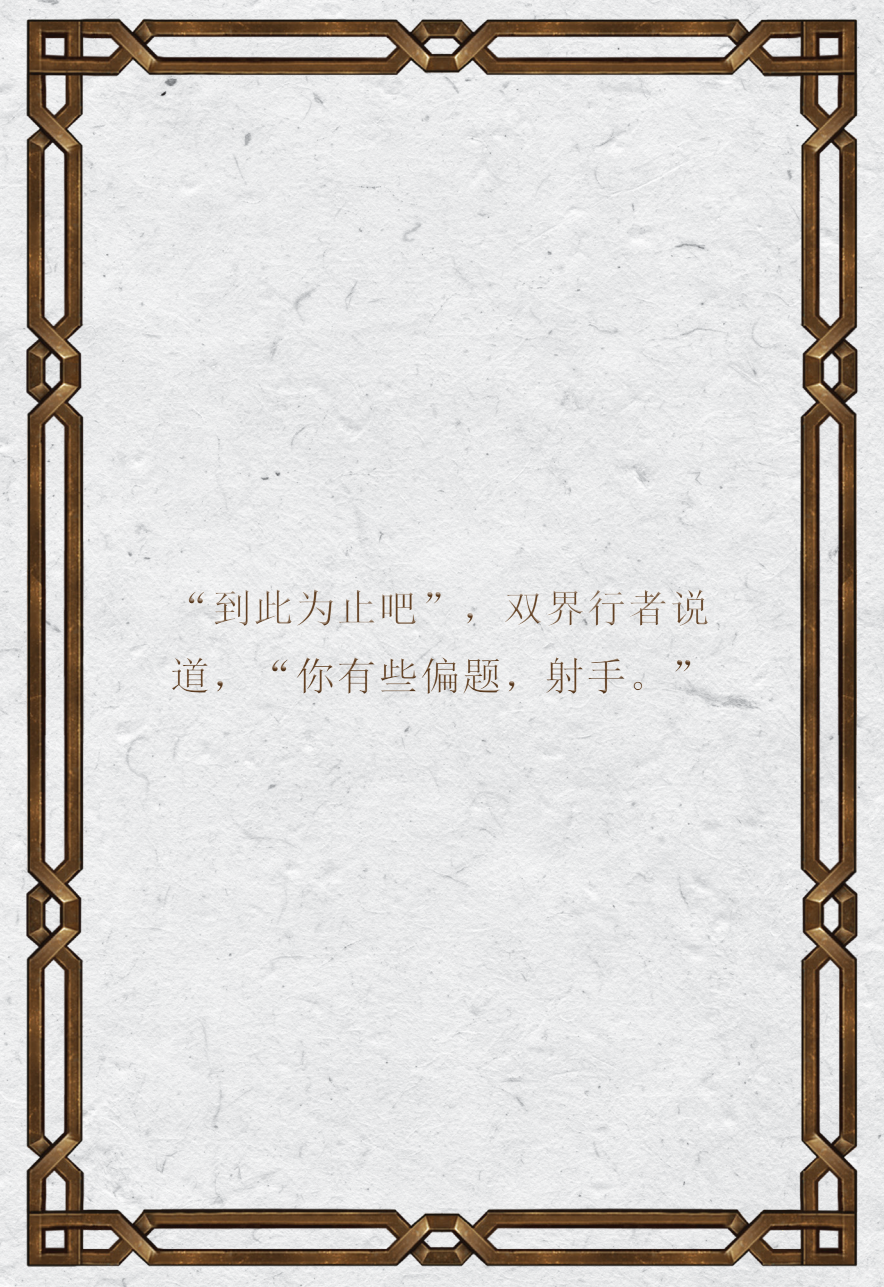
他的声音逐渐低沉。奥蕾莉亚执着地看着他，握着弓的手掌先是握紧，又失望地松开。

“那些故事就等下次再说吧，”他终于说道。“卡雷什人活了下来。起码总有一部分人活了下来。”

奥蕾莉亚摇了摇头。“他们活了下来，而你抛弃了他们，又将自己隔绝于世外。为什么？忏悔？羞愧？恐惧？他们现在肯定很需要你，就像当年那样。”

“到此为止吧”，双界行者说道，“你有些偏题，射手。”

奥蕾莉亚失望地叹气。“你的历史小课堂或许并没有你想象得那样管用。你是觉得讲讲故事就能让我不再动摇吗？”



“到此为止吧”，双界行者说道，“你有些偏题，射手。”

“是你自己的牵绊让你随之动摇，奥蕾莉亚。放下那些让你不堪重负的东西，放下让你在意的人吧。这会妨碍你成为你本该成为的样子。”

“我在意的人？就像你对柯瑞松的态度一样？还有凯威扎？”

双界行者靠得更近了一些。“也许你确实能理解我。我传授的教训不在于卡雷什的故事本身——虽然它也是你要求我告知的——正题在于柯瑞松的故事。通过她的故事，我希望向你证明，某些路途注定分道扬镳，而某些命运并不注定交织。某些未来是存在的，但它们必须独自存在。要想找到属于你的真理，你就必须看清这点，并做出决断，权衡你的同胞和亲人的利益与自身的利益。

奥蕾莉亚盯着双界行者，试图解读他传递的信息。她知道，其中必有大智慧——

“看那儿！”

奥蕾莉亚猛地转身。高原上不再只有他们两人。他们发现了虚空亡魂。

或者说，是虚空亡魂发现了他们。

这个生物飞在他们的上空，如同一团旋转着的虚空能量风暴，它的双肩护甲处升起紫色的暗能涡流，并延展出六片参差不齐、如刀锋般的翅膀。它躬着身，面庞隐藏在厚重的铁面罩下，除了张开的大口和锯齿状的利牙外什么也看不出。闪烁的能量勾勒出它可怖的形体，如同诅咒的凝霜，在奥蕾莉亚视野中留下斑驳的白点。她眨着眼消除了这些干扰，并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她感到心脏在胸口怦然跳动，她还听到……

不。那声音，那不是她的恐惧，不是她杂乱的思绪。那是一段话。一道低语，从无限远处的扭曲虚空中发出了呼唤。这道声音钩住了她，它听起来完全陌生，又立马变得似曾相识。

奥蕾莉亚转身不再直视那个生物。她看到双界行者在她身后，静静地飘在空中，盯着虚空亡魂。随着她的注视，他朝亡魂伸出一只手，但那姿态颇为平和，甚至堪称……友好。

双界行者肯定了解这个亡魂，但他没告诉她真相。他说，它曾是一个生灵，说它比他们遇到的其它生物都更加强大，但本质上又别无不同。但他如何得知它在泰洛古斯裂隙？又为何一定要解决掉它？他从没解释过。

那道声音又在呼唤。在奥蕾莉亚的脑海中，它听起来像是个女声，但这也可能只是她自己的心绪回响。

但是……双界行者也能听见这个声音吗？他就是凭借这点得知这个生物就在这

里吗？

那道声音随后就消失了，奥蕾莉亚的思绪陷入了突如其来的沉静。她瞥了一眼双界行者，看到他伸出的手握紧成拳头。

“现在”，他说道。“时辰已到。”

奥蕾莉亚缓缓转身，用力拉动弓弦。她感到弓弦陷入了自己的下嘴唇，带来阵阵疼痛，她感到拉弓的手将脸部的皮肤扯向后方，让她连牙齿都露了出来。她沿着箭矢的方向瞄准，指向那个生物的心脏。

但她没有射击。

“奥蕾莉亚，就是现在”，双界行者说道。“射击，别让它反应过来。”

奥蕾莉亚放下了弓。“在杀了它之前，我想知道它的身份。”

她本以为自己会听到另一个长篇故事，另一则谜语般的寓言。然而，双界行者低吼着飞向前去，自行发动了攻击，将奥蕾莉亚都撞翻在地。奥蕾莉亚在尘土中打了个滚，看到虚空亡魂旋转着，然后开始变长。当它注意到袭来的攻击时，暗影的力量在它体内疯涨。数息之间，它就长到了两倍的大小，让身前的双界行者都显得矮小。

奥蕾莉亚站了起来。她叹了口气，然后咬紧牙关，瞄准，射箭。

战斗短促而激烈，高原上很快又只剩下了奥蕾莉亚和双界行者，亡魂的虚空能量则向彩色的烟雾一样消散，回归了扭曲虚空。剩下的就只有那个生物的心脏，这一虚空能量的脉动核心正飘浮在两人面前。

奥蕾莉亚将弓挂回背上，伸手就要去拿心脏，在此过程中，她感到了虚空施加在她手上的轻微拉扯力。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她以前就做过这种事情。双界行者都为她演示过了。

“停下。”

奥蕾莉亚放下手。“我以为——”

“我之前就和你说过。这东西属于我。”双界行者飘然靠前，而奥蕾莉亚则选择退后。她感觉自己胸口的心脏再次怦然跳动。

她必须弄清真相。

“这个生物”，她轻声道。“这个虚空亡魂……”

“问吧。”

奥蕾莉亚伸出手，将心脏拿在手里。她捏了捏这块虚空核心，觉得它的嗡鸣声很令人不适，似乎正要在他周围引发一场不可见的能量潮涌。那道声音又来了。也

许那就是她自己的声音。也许那是虚空的回响。

亦或者，那完全是别人的思维映射。

“你知道这个生物曾经的身份吗？”她问道。

双界行者再次握紧拳头。

“它属于我”，他说道。

“我知道”，奥蕾莉亚回应道。“它一直都属于你，对吧？”

双界行者没有回答。

“你错了，双界行者”，奥蕾莉亚说道。“我的力量——我的坚定——正来自我珍爱的人们。他们不是我需要承受的负担，不会让我沉沦。我无需抛却对他们的爱，也能澄心明志。我的力量正来自他们。”她靠近双界行者，手捧虚空之心。“你曾经的强大也正源于此。你向我讲述了一个走向灭亡的世界中的一对爱人的故事，而我觉得那份爱跨越了时光。你口口声声要教育我，但忘记了教训的反而你自己。的确，未来的道路有着诸多可能，而现在，又一条道路正向我敞开。恐怕，你在以往的时光中从未见过这条道路。”

奥蕾莉亚张开手。虚空之心飘在空中，散发出不可思议的紫罗兰光晕，然后缓缓飘向双界行者。

“或者，是你自己在它面前退缩了”，奥蕾莉亚说道。“我不知道。我想讲的不是这种故事。”

听到这句话，她脚跟一扭，转过身去。“我必须回到达拉然去。卡德加在等着我的汇报。”她回头凝望。“也许你现在该思考一下我向你传授的教训。”

她渐行渐远，穿过了荒芜的高原，虚空在她头顶闪烁，而双界行者独自沉思，陷入了往日的回忆。在他面前，虚空之心漂浮着。

过了许久，双界行者终于伸出手，接过了虚空之心。他只停顿了一息，然后就吞下了它，让它就此消失。

与之一同消失的，还有来自另一个时空的对爱的回忆。

关于作者

Adam Christopher 是《纽约时报》畅销书的作者，作品包括 Star Wars: Master of Evil、Star Wars: Shadow of the Sith 和 Stranger Things: Darkness on the Edge of Town。他同时撰写了热门HBO电视剧《福尔摩斯：基本演绎法》和获奖游戏系列《羞辱》的官方小说。作为阿奇漫画旗下超级英雄“神盾”的21世纪形象的联合创作者，Adam 曾为 Image Comics 的 Greg Rucka 和 Michael Larky 的 Lazarus 系列主笔，也参与过 Big Finish 和 BBC Audio 的《神秘博士》宇宙。作为国际畅销的 Star Wars: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周年选集系列的作者之一，Adam 也曾为IDW的全年龄漫画 Star Wars Adventures 撰文。Adam 的原创小说包括了 Made to Kill 和 The Burning Dark，以及其他众多作品。他的处女作 Empire State 曾被 SciFiNow 和金融时报评为年度最佳作品。